

臺北帝國



中興 憶往



中興大學校慶系列專刊

中興 憶往

國立中興大學秘書室文書組 編印

中興 憶往



序 Pref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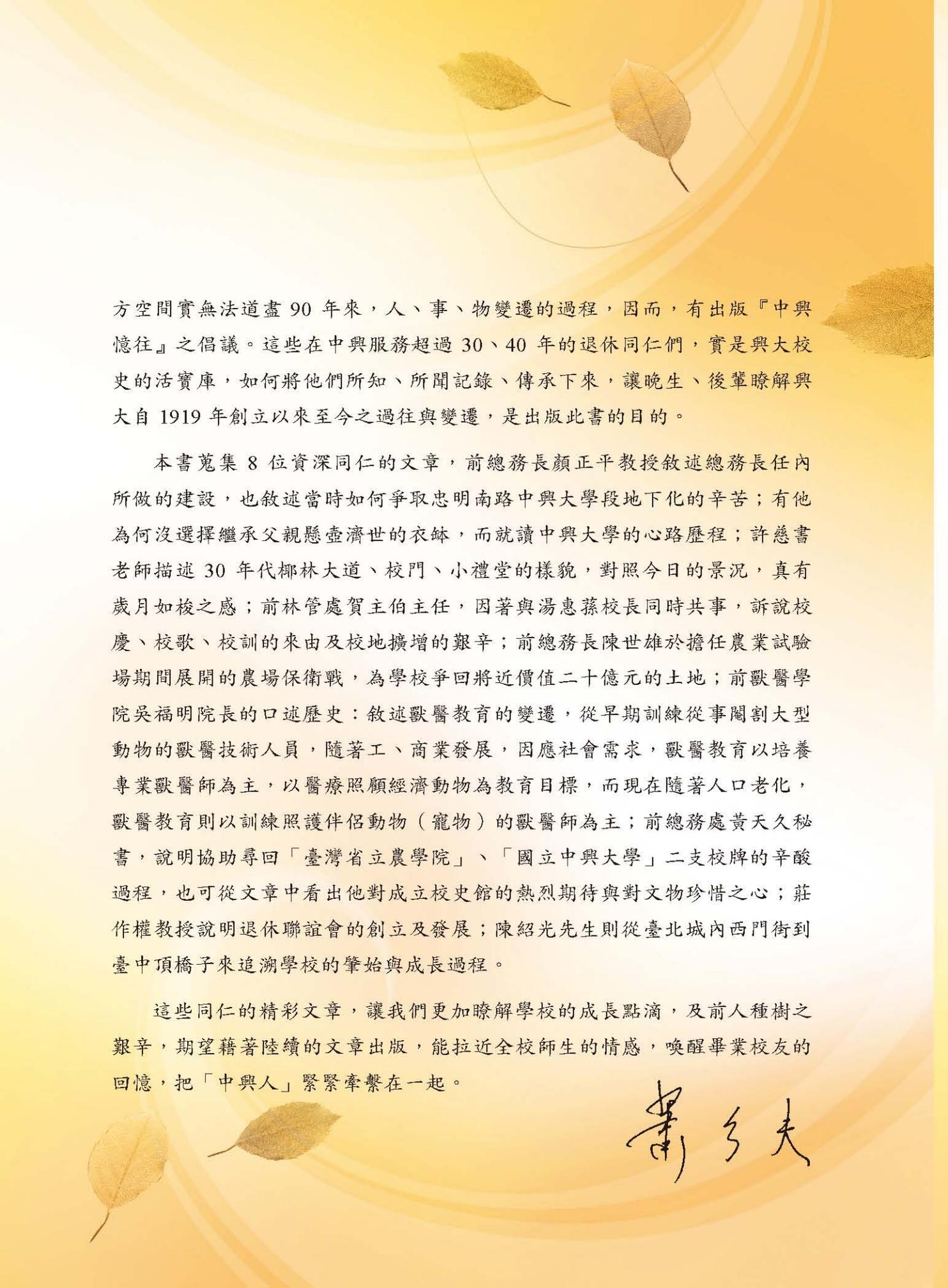
校長 蕭介夫

本人於 93 年 8 月正式執掌中興大學，擔任校長以來，常與校內各系、所教師座談或新春團拜與退休教職員工餐敘，其間常聽到本校資深教師與退休同仁，殷殷期待設置『校史館、室』，因為一所有 90 年歷史的學校，有太多值得紀念或回憶的文物，需要有專屬的空間或人加以收藏，否則散落於校內各處，或者因人員退休或者因保存不當而遺落，因而籌建『校史館』的念頭一直深植在我心頭。

96 年，聘請李季眉教授擔任副校長，因她有籌畫、管理美術館的經驗，所以，請其負責「校史館之籌建」。籌建地點與經費雖多所波折，最後定案，地點設於惠蓀堂一樓東面空間並且編列籌建經費，校史館的籌建也算正式進入程序，不再是紙上談兵。

97 年 8 月李副校長季眉因健康因素，請辭副校長職務後，我特禮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亦是本校校友的黃寬重博士接任副校長一職，並接續「校史館籌建」之工作。黃副校長到職後，基於對校史館籌建之重視，成立「校史館籌建評審委員會」（陳主任秘書文福、黃院長振文、林院長其璋、林院長富士、蔡岡廷老師），並邀請同為中研院史語所具有工程（台大土木系）及人文歷史（哈佛大學）背景的黃銘崇博士，協助校史館之規劃，配合文學院林院長富士及二位助理—李雅玲、呂雅慧及文書組田月玲組長與吳育慧到各院、系、所蒐集文物、資料，以充實校史館之內容。後來雖黃副校長退休，我仍責成蘇玉龍副校長接續負責校史館工作，務必達成於 90 週年校慶一起揭牌啟用的目標。經過大家的努力，最終不負眾望，能於校慶之際邀請馬英九總統一同揭牌，也完成全校師生 90 年來殷切的期盼—擁有一個能存放、典藏、紀錄、回憶校史的空間。

在籌建校史館過程中，多蒙熱心的退休同仁們提供文物與協助，然而一



方空間實無法道盡 90 年來，人、事、物變遷的過程，因而，有出版『中興憶往』之倡議。這些在中興服務超過 30、40 年的退休同仁們，實是興大校史的活寶庫，如何將他們所知、所聞記錄、傳承下來，讓晚生、後輩瞭解興大自 1919 年創立以來至今之過往與變遷，是出版此書的目的。

本書蒐集 8 位資深同仁的文章，前總務長顏正平教授敘述總務長任內所做的建設，也敘述當時如何爭取忠明南路中興大學段地下化的辛苦；有他為何沒選擇繼承父親懸壺濟世的衣鉢，而就讀中興大學的心路歷程；許慈書老師描述 30 年代椰林大道、校門、小禮堂的樣貌，對照今日的景況，真有歲月如梭之感；前林管處賀主伯主任，因著與湯惠蓀校長同時共事，訴說校慶、校歌、校訓的來由及校地擴增的艱辛；前總務長陳世雄於擔任農業試驗場期間展開的農場保衛戰，為學校爭回將近價值二十億元的土地；前獸醫學院吳福明院長的口述歷史：敘述獸醫教育的變遷，從早期訓練從事闖割大型動物的獸醫技術人員，隨著工、商業發展，因應社會需求，獸醫教育以培養專業獸醫師為主，以醫療照顧經濟動物為教育目標，而現在隨著人口老化，獸醫教育則以訓練照護伴侶動物（寵物）的獸醫師為主；前總務處黃天久秘書，說明協助尋回「臺灣省立農學院」、「國立中興大學」二支校牌的辛酸過程，也可從文章中看出他對成立校史館的熱烈期待與對文物珍惜之心；莊作權教授說明退休聯誼會的創立及發展；陳紹光先生則從臺北城內西門街到臺中頂橋子來追溯學校的肇始與成長過程。

這些同仁的精彩文章，讓我們更加瞭解學校的成長點滴，及前人種樹之艱辛，期望藉著陸續的文章出版，能拉近全校師生的情感，喚醒畢業校友的回憶，把「中興人」緊緊牽繫在一起。

葉兮夫

編者的話

本校自民國八年於台北創校，遷至臺中獨立設校至今，已有90年的歷史，卻苦無一個可展示及訴說興大故事的地方。適逢創校 90 週年，並在黃副校長寬重的帶領下，開始了校史館籌建的歷程。

98 年 3 月 20 日由黃副校長寬重主持，邀請了幾位資深教授舉行籌建校史館的座談會議，希望教授們可以提供寶貴的意見及精彩的回憶、相片或文物。會議中，教授們一一道出興大不為人知的歷史；訴說中，教授們臉上的表情，有時愉悅，有時卻透露著無限的感慨，感慨興大的人、事、物已非，既無空間可供他們回憶，也無書籍記錄這些故事。於是乎，出版「中興憶往」便應運而生，希望藉由本書的出版能讓全校師生及校友更加瞭解校園歷史之變遷，並加深對母校之情感。

本書彙集 8 位資深教授的文章，每篇文章皆訴說著對學校的貢獻及深厚的情感。本人閱讀時，彷彿乘著文字踏進時光隧道，興大的歷史就像電影般在我眼前播放著，很生動，也很吸引人，希望本書能帶給全校師生及校友不同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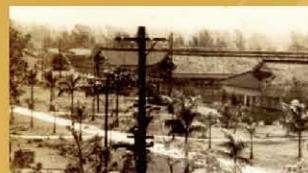
萬分感謝所有參與纂稿教授們的支持與協助，才能使「中興憶往」如期出刊，也讓我們更加瞭解學校 90 年來成長的心路歷程與點點滴滴，期望本書能帶給大家滿滿的感動與回憶。

中興憶往

CONTENTS

目錄

- 01 校長序 (校長 蕭介夫)
- 03 編者的話
- 05 形塑興大校園意象之八項建設 (水保系 顏正平教授)
- 11 曾幾何時 — 憶往二則記 (水保系 顏正平教授)
- 17 追念興大先賢之事功 (林管處 賀主伯主任)
- 21 我們興大的今昔 (林管處 賀主伯主任)
- 37 校園憶往瞻來 (註冊組 許慈書主任)
- 43 興大農場保衛戰 (陳世雄教授)
- 49 中興回憶錄 (黃天久秘書)
- 63 社會變遷中的獸醫教育 (獸醫學院 吳福明教授口述)
- 69 退聯會之創立及發展 (退聯會 莊作權會長)
- 73 從西門街、頂內埔庄到頂橋子 (研發處 陳紹光先生)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作者簡介

- 本校水土保持學系教授
- 1976~1978 年美國密蘇里大學森林學院客座教授
- 曾任職本校第三任及第六任水土保持學系系主任
- 曾任職本校水土保持所所長
- 1984~1988 年本校總務長

形塑興大校園意象 之八項建設

作者：顏正平 教授

中興大學欲登頂尖卓越，邁向國際一流，雖尚差一點，現已漸有往上攀升之趨勢，誠令人欣喜。一個學術殿堂，欲登高峰，必建立在一定之基礎上，其基礎係由各種要素及部分組合而成之相關模式，此種模式之形成是由其特色、結構與含義所構成，而產生一種意象及動力。

特色即個性，從整體上與其他地域有區別，即所謂地點精神之建立。結構即每一個體及事物可與其他事物與觀察者發生一定之關係。特色與結構形成一種含義之理解，產生強有力且具有啟發性之意象能力(imgeability)。

意象係一種感覺之環境印象，即空間形象，對所經歷過程中之環境所建立之心理圖象，是觀察者與環境之間兩向過程所形成之公眾印象。校園之相協性與相通性、以及追求卓越之環境使產生之識別與印象之感覺形象，係一殿堂能否成為一種肅穆崇高之心理印象之原因，是故興大欲攀登頂尖卓越，必預探求其意象建立之重要性。

以下是以視覺感受之觀念探討形塑興大校園意象之八項建設：

一、中興湖

中興湖在興大校園已成核心園區，是校園之主軸。對小型之資源而言，亦可謂為環境資源嵌塊體。嵌塊體(patch)係強

調小面積之空間概念，在外貌上與周圍環境不同之非線性地表區域，此為中興湖在校園中突出之原因。學校總務處曾以中興湖之噴水點作為本校之中心點，以作為申請發放交通費離校距離之基準點。原先僅是一片看天旱作蔗田，如今卻成為興大最主要之校園意象景點。

中興大學主要道路兩側停滿汽車及腳踏車，嚴重影響校園觀瞻及校舍雄美，若能行政大樓南側草坪建地下停車場，並變化草坪之地形地貌（如微坡、露岩等），而廢除草坪與中興湖間之道路，以建拓寬圖書館後側迴轉道，形成一空間序列及視覺感受。但近年因湖邊高樓林立，為水泥叢林所包圍，勢將成為小池塘，氣派不如往昔，有鑑於此，校園意象建立不易，往後建築不得不慎。

湖邊由當時羅雲平校長豎立石碑，名為中興湖，並雕刻有「此湖於1977年九月動工，1978年二月放水，總面積4490坪，湖面積2161坪，全部人力均為工讀同



民國66年9月29日
國立中興大學校門暨中興湖破土典禮
照片來源／本校校史館

學、水電、花木、巨石等經費共 36 萬元，其設計及執行者為本校勞作指導組主任石騰芳先生。」等字、偉哉斯人，謹向對中興湖策劃、執行及有貢獻之人士致敬。

二、忠明南路中興大學段地下化



忠明南路中興大學段地下化開挖情形
照片來源／本校校史館

1986 年某日凌晨本校總務長顏正平教授接獲來電，旋即電請貢穀紳校長，急赴台中醫院，有一獨生子香港僑生在忠明南路上被一輛小貨車撞倒身亡，晴天霹靂，全校群起憤怒抗議，此為公共安全之交通問題，學校應負起全責，顏總務長隨即積極爭取策劃校園完整與交通安全事宜，終獲教育部及市政府之同意，籌足經費及完成規劃，斥資闢建工程費五億元，於 1991 年九月竣工。

以整體校區而言，將活動區與教學區分割為忠明南路，姑不論校園規劃與道路規劃孰先孰後，在環市快速道路上欲橫越

校區，係一件危險難事，此為校園安全上之基本考量。據籌建前之評估，忠明南路地下化興建後，地面兩側之圍籬緊鄰地帶拆除，可增加校園空間相對面積約 4.2 公頃，增加校園空間性及穿透性，是塑造校園意象之重要因素。地上道上層覆蓋之草坪，以生態校園而言，是為校園之廊道 (corridor)，若能在此廊道北側遷建南向之新行政大樓，而行政大樓改在藝術館、校史館或文學院，校園之形勢及氣派將大為改觀。又若能配合大里溪改道計劃，將南門溪作為校園第二廊道，而增南側校門，將校址改為台中縣國光路，已徵得地方主管機關之歡迎。總務處前曾擬申請收購南門溪南側 43 公頃變更為校園，編列預算 22 億，1986 年貢穀紳校長親赴教育部向毛高文部長作簡報，功敗垂成，至為惋惜，影響與大今後發展至鉅。

三、針葉樹林區

60 年代校區擴大，整體規劃初具規模，預定用地仍多。行政大樓前側校地闢建為針葉林區，為校地規劃最成功之一區。行政大樓坐南朝北，植樹補運，或有此意義。經適者生存之生態競爭，現僅存之主要樹種為台灣二葉松、梢楠、濕地松、台灣側柏、南洋松、日本黑松等，初植時密度大、種類多，現已漸趨自然生長狀態，有謂黑森林，係因蓊鬱濃密而得名。現有所謂孔學要旨碑矗立林區旁側，非僅衝擊行政大樓，在調和、質感、色

彩、韻律等視覺感知，似應有其衡量，建議該碑移置惠蔴堂前左側草地。林區有兩棵巨大老樹殘株豎立其間，1986年由當時總務長顏正平教授自台灣中部巒大山林區以車吊運到校，為台灣產最著名之原生針葉樹，一為紅檜、另一為台灣扁柏，頗有校園景觀之意象價值。

本校之植物景觀，以種類多、分區種植，每一安全島各有不同之植物，為主要景觀要素之基質 (matrix)，植物種類分為教學用、研究用及觀賞用，此皆為森林系劉業經教授及歐辰雄教授等兩位學者精心規劃種植，前人種樹，居功厥偉。

1947年當時為司法院居正院長蒞校，在舊行政大樓前種植校園首株樟樹作為紀念，若以此為本校種植植物之肇始，則有七十年樹齡之老樹，現仍存活者應予紀錄，計有第倫桃、樟樹、台東漆、龍柏、鳳凰木、榕樹、象牙樹、羅比親王海棗、掌葉蘋婆、大王椰子、圓葉蒲葵、叢立孔雀椰子、黃椰子、白仙丹花、雞蛋花、鐵刀木、黃連木、七里香、日本黑松、楓香、白千層、雙穗雀稗等植物。

四、惠蔴堂

榮獲 1995 年相當於建築諾貝爾獎之普立茲克獎之聞名建築師安藤忠雄，於 2007 年蒞校演講，頗讚本校惠蔴堂寬宏弘偉，連在日本均難有如此大型室內之集會場。擁有四千五百個座位，為當時擔任總務長顏正平教授嘔盡心力，積極規劃，

籌足經費，於 1991 年興建完成。

惠蔴前牆鑲雕石碑略以，「前校長貢公穀紳籌設經費，躬自規劃，興建費時數載，始為完竣。」，已形塑本校校園意象，彌足珍貴，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誠哉斯言。



省立中興大學時期舊惠蔴堂
照片來源／本校校史館



現今惠蔴堂
攝影／張均東

五、體育設施

1989年五月一日至四日第二十屆全國大專運動會在本校舉行，共有田徑、游泳、網球及羽球等五種競賽項目，此為無體育系院校承辦全國性運動會之首次。1984年貢穀紳接任本校校長，當時總務長顏正平教授，欲辦好大型運動會，首應先完成PU跑道，游泳池驗收整建，比賽場所設備等應合乎標準，經由體育室首任主任張惠峰教授及相關教師之鼎力協助，使運動場所及設備漸趨完整。

1987年PU跑道闢建完成，不僅地基堅實、排水良好、跑道耐用耐磨，成為外界欲建PU跑道首選借鏡。為達成標準田徑場，於跑道南側收購私寺用地，以公告地價價值二千多萬元為校地，因此運動場可南移二公尺，俾使跑道中心稱與看台對準，如此則田徑場右側與忠明南路間有行動空間，而增加校地面積，校園之穿透性 (penetration) 更為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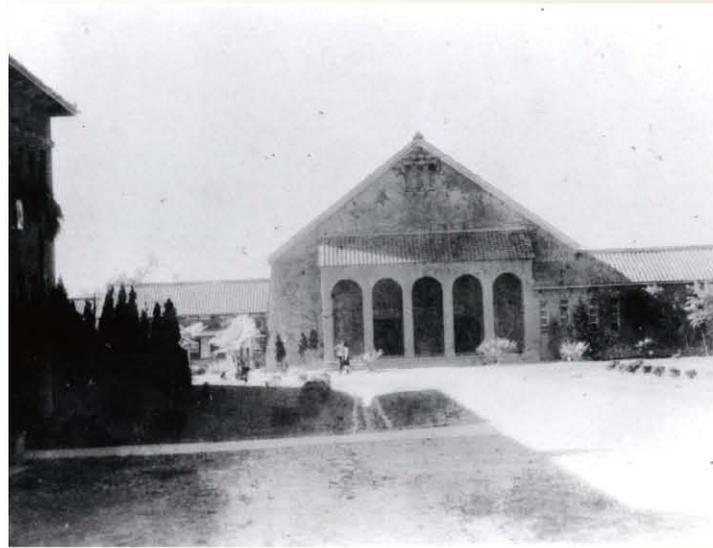


現今體育館
攝影／張均東

歷經三任校長未能驗收啟用之游泳池，經總務長顏正平教授不眠不休，於1985年整修開啟，貢穀紳校長為首位在任校長躍入游完全程，可慶可賀。

1985年首座大型綜合體育館建造完成，提供最寬敞及最新運動器材，以迎接各種大型之運動競賽，形塑本校具有完善體育設備之意象，因此建立。

六、小禮堂



日治時期小禮堂
照片來源／榕畔會史

1986年韋恩颱風重創本校，貢穀紳校長於災後巡視校園時，一片狼籍，感喟潸然淚下，但災後重建迅速，小禮堂門窗全毀、屋頂漏水，經搶救而恢復舊觀。

舊小禮堂建造於1943年，為磚造木架尖頂，正面鑲有紅瓦拱形門，1997年李成章教授擔任校長，決定依原有式樣格局重建，保存原有建物風貌，於2000年



現今小禮堂
攝影／張均東

完工，保留校園意象及記憶，此種策劃與魄力，永垂不朽，令人敬仰。反觀在小禮堂前方之舊行政大樓拆除，未留片瓦，令人扼腕。

七、椰林大道

椰林大道建造於 1943 年後，係小禮堂之延伸，與舊行政大樓庭院老樹種植規劃設計，有其相關性，為昔日校區最負盛名之道路，原僅有一排大王椰子樹，後又加植一行，1986 年總務處再延伸至忠明南路為止，並於兩側水溝加蓋，增寬人行道，成為兩側各有枝幹肥碩之椰林大道。後因校園重心西移，漸成邊陲地帶，昔日風華不再，但深刻留下印象仍長留記憶中。

八、藝術中心

1972 年本校森林系張豐吉教授自日學成歸國，專研木漿製紙，有鑑其故鄉彰

化縣芬園鄉盛產鳳梨，其鳳梨鞘葉棄遺遍地，乃著手研究鳳梨葉製成宣紙，以提高其價值，其初製產品必經藝術大師名流之潤筆，試用宣紙，於 1988 年由貢穀紳校長聘派張豐吉教授為首任主任，因經費及人力闕如，為展覽第一次典藏作品，由總務處製作隔牆箱等必要之資助，以利早日作展覽之應用，至今仍在延用。無中生有，而建立興大美育意象，功不可沒。繼任者陳欽忠主任，在書法領域之貢獻頗深，群體努力，開拓宏觀視野，殷切期盼。一所欲登頂尖大學，提昇人文素養為其首要，文學院擴大為文學暨藝術學院設立藝術研究所，應為水到渠成。

意象係一種感覺形象，是觀察者與環境之間兩向過程所形成之空間形象，一所欲登頂尖之學術殿堂，除可量化之論文質量，亦可由其相協性、相通性、環境識別性及整體意象性等而建立。美育是一種價值，經共同感覺力及審美觀點所判斷之感受是為美感，研究美感累積經驗之藝術即美學。美有共同規劃原則，領導者與設計者將美感之意念及規劃構想，表現在自然之環境印象，而培養所謂之氣質及氣息，是故意象之形塑，乃興大師生共同努力之目標。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作者簡介

- 本校水土保持學系教授
- 1976~1978 年美國密蘇里大學森林學院客座教授
- 曾任職本校第三任及第六任水土保持學系系主任
- 曾任職本校水土保持所所長
- 1984~1988 年本校總務長

曾幾何時——

憶往日則記

作者：顏正平 教授

一、憶往二則之一：我就這樣進入本校就讀

高三最後一學期教務主任找我去填寫保送志願表，從此決定了我一生的行業，時也，命也，運也。

當時我對農學院毫無瞭解，只知自彰化坐火車到台中通學生，有一部份是穿著黃色卡其布制服，繡有「農院」字樣標徽，比我們大的「大學生」，在車上看著厚厚的原文書，很斯文的，著實有幾分讓人尊敬與羨慕。

那年暑假我騎著腳踏車，當時的國光路中央已鋪有狹窄柏油路面，兩旁鳳凰木及白千層碧綠成蔭，花紅樹白，優美極了。我騎著車子穿梭於木造教室及研究室間，校園寂靜，除了蟬聲，就是通道木頭墊板車輪壓過的聲音，幾隻酪牛徜徉低頭嚙草，有幾分農學之樸實及學院重鎮的氣氛散漫著。不消半個小時就把校園繞了一圈。

台中一中是歷史悠久的名校，在鄉下能遠征台中就讀該校，鳳毛麟角，自視高人一等，神氣活現。中部地區名列前茅的優秀學生多擠入台中一中，在競爭與薰陶，以及「爭取第一，保持第一」的校訓下，也就形成優良校風，當然人才輩出。

台中一中自發性讀書風氣濃厚，學校似乎較少壓迫填鴨式管理。師資亦均一時之選，如教過我們的雷洪音老師、陳國成老師、霍樹柵老師、齊邦媛老師、李成章

老師等，後來都是各大學的名教授。學生常自動尋找課外讀物，以補標準課本之艱澀與僵化，學生互相比較競爭激烈，在羣秀智優的較勁下，常覺自嘆弗如，甘拜下風，若無與他校學生程度相較一定會信心喪失。我們前一屆學長，據說是因三民主義之育樂兩篇未授，而該年聯招三民主義試題多出自育樂兩章，而慘遭滑鐵盧，聯考錄取率下滑，多位我所敬佩程度良好的學長也不過是念省立農學院而已。

一九五六年聯考統一報名前，台中一中教務主任馬廣亨老師通知我到教務處一談，以我高中三年之成績可免試保送省立農學院（現國立中興大學前身），若接受保送即馬上填寫表，否則即改換他人。對一位涉世未深之年輕少年而言，此刻是茫然、猶豫、驚喜、不知所措。

前面我已說過，對於省立農學院我印象不深，只知農學院組成之牛頭隊足球踢得不錯，楊公達教授曾在週會時間演講，神態動作俱佳，印象深刻，至於有那些學系就茫然無知。適巧我同學之胞兄是農學院畢業，穿著預官制服，腰間佩一刺刀，神氣十足，到我們住宿來訪，暢談森林學系是僅次於醫學系之熱門高檔科系，因為森林官砍木頭出路好，我就這樣填了省立農學院森林學系。

我父親是一位醫生，能承接衣鉢者也僅我一人，對我期望至深，而我高中亦以主攻醫學系為目標。接受保送後我儼然是

一位準大學生，接受學生朋友之祝賀，也不必為聯招衝刺而煎熬，心情輕鬆愉快，就回家鄉稟告父親此一佳音，心想一定得到意想不到的嘉勉，到底書是念得不錯，才有這機會，此刻的心情是抱著歡欣與凱旋。但是見了父親後我只能跑到屋外痛哭流涕，父親沒有譴責，也沒有讚許，只是木然的說，何不試著考考醫學院呢？

是年八月溽暑逼人，或許是颱風來襲前之悶燠。新聞報紙斗大標題台中一中應屆畢業生林芳仁大學聯招榜首，台大醫學系四十名額中台中一中畢業生錄取佔十四名。我的同班同學多以第一志願考入台大，如前任台中市長林柏榕，前魚試所所長廖一久院士等。該年台中一中聯招錄取率，可說石破天驚。開學註冊前我揮別好友同學，該年考入省立農學院者不多，如以高中成績比率而言，我應亦到台北註冊才對。

知識的領域廣闊，即使如今科系分野縝密，但其範疇卻寬廣，如數理觀念良好的一樣在文史方面亦能出人頭地，同樣文科有興趣的人亦可念數理科學，因為有的學問是要有細密數理基礎，直線縱深加以統計分析，但仍有些科學是需有橫向寬廣的想像思維，在廣大無邊的智識空間內，不斷的尋找自己的潛力及志趣，傾力以赴，潛心鑽研是可培養出興趣，學問即在埋首專注中油然而生。

在行怨行，在職怨職，這山望那山

高，是人人的通性，我也常想若有再次選擇機會，我就要怎樣抉擇，我們無需以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或知足常樂的諺語，以自我安慰，但是每次反覆深思清醒後仍是現在所擁有的一切是彌足珍貴的，也是最令人珍惜的，因為很多事情是時也，命也，運也。

二、憶往二則之二：那一段 總務長期間之總務工作

1984 年至 1988 年期間貢穀紳博士接掌本校第六任校長，該期間之總務長職務由本人擔任。

2000 年本人編著「生活環境學」是由牛頓出版社印行，貢校長為此書寫序，承蒙不棄，序中諸多敘述有關當時總務工作，或較翔實中肯，謹將以序代文方式，轉記如下：

我以能為本書作者顏教授正平博士新著“生活環境學”寫序為榮。

顏教授係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畢業的傑出校友。1964 年中興大學創設水土保持學系的第二年，顏教授應該系講師聘，1974 年獲頒國家農學博士，1976 年赴美國米蘇里大學研究兩年有餘，其博士論文為有關水土保持植物根系型之研究，以其內容充實，取材適當，立論正確，理論與實際並重，極受學術界之重視，為水土保持植物研究重要參考文獻之一。顏教授曾任第三任及第六任水土保持

學系（所）主任及所長一職，對系（所）務發展，貢獻良多，台中校區內 40 餘系所周圍環境中，以水土保持系（所）環境，最為凸顯，已成為今日培養國家級水土保持工作及研究人才之中心。顏教授專攻水土保持學逾三十五載，其治學之精勤，夙為同曹所敬佩。1995 年榮獲國際農業學術十大傑出農業專家獎，亦足以彰顯其在學術上之成就，發表論著甚多，本書即為其著作之一。

台灣地理環境特殊，每年颱風季節，常有狂風暴雨，若管理欠周，則洪水橫流，山崩土解，田舍為之墟，財產為之空，影響國計民生至深且鉅；境內又密布地震活動斷層帶，1999 年 9 月 21 日凌晨 1 時 47 分，南投縣集集鎮，發生芮氏規模 7.3 級強烈地震，災情慘重，為百年來所僅見。若事先能充分運用以往有關資訊，嚴格審核規畫，限制活動斷層地居利用，或加強建築材料，設計結構，施工程序等規範，預防措施，災情當可減輕。

中興大學台中校區，原為農學院院址，設有各系所教學研究試驗農場，灌溉溝渠（水利地產權屬水利局所有），縱橫交錯，影響學校整體規劃發展至鉅。顏教授任中興大學總務長時，克服重重困難，編列預算，將校區內所有水利及沿河床鄰接校區之私有土地，全部收購，如今校內土地得以自由利用，對學校發展、教學活動等，裨益匪淺。為改善校內交通，一面開闢新道路，拓寬舊路面，一面裝設

路標，加強照明，並整修凹凸不平及彎曲過度之處；為爭取人行道用地，將所有校內地面大小排灌明溝，一律加蓋改為暗渠後，不但消除了溝渠分隔土地的情形，地面利用率亦大為提高；為確保全校師生上下體育課，進出宿舍與教學活動區間的安全考量，將校區忠明南路地下化後，校園不但得以免除被高速車流的分隔，全校師生行的安全也得到了保障，在拆除校區忠明南路兩側圍牆後，還增加了將近 800 公尺，寬 60 公尺的活動空間。因此校區頓時顯得格外整齊美觀，寬敞遼闊，既改變了學校景觀，改善了教學活動與生活環境，亦為學校長治久安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顏教授任總務長時，新建工程有化學館第一期工程、資訊科學大樓、獸醫學系系館、蕙蓀堂改建工程、工程科學大樓、教職員宿舍、女生宿舍、鋪設 PU 跑道、加建籃球網球場地、增闢仁齋餐廳、女生宿舍販賣部、棕櫚泉交誼廳等師生生活動及休閒場所等，工程進行均極順利（部分工程在其任內尚未竣工；蕙蓀林場道路拓寬工程及新化林場大樓的經費也是其任內編列申請通過的）；對多年未能結案之工程如體育館第一期工程、游泳池（歷時九年）、機械工程學系館、實習工廠、三號水塔等均經深入了解問題癥結所在，以「現狀驗收」方式驗收後再加整修，一一予以合法處理，不但解決了多年未能驗收的懸案，也及時發揮了各工程應有的效

益。無論其新建工程或經「現狀驗收」後再加以整修之工程，都經得起此次 921 集集大地震的考驗，殊值慶幸。

為提高教學研究的效率，總務方面積極改善圖書館及教室的照明、通風、室溫，甚至椅桌高低是否適當，亦加以調整；改善農場、林場、牧場、園藝試驗場、食品加工場、農具工廠、機械實習工廠、語言中心、電子計算機中心以及所有附屬單位與教學研究有關的設施；添置教學研究有關的儀器設備；增闢特殊或專用教室及適合時空的研討會場如行政大樓國際會議廳、電梯、空調設施及簡報室等，雲平樓之特別教室，文學院之文薈廳，各館之視聽教室（四間）等。

顏教授任總務長前，台中校區僅有三台公共電話，在其卸任時已增為三十八台。同時校區電話系統，改裝按鍵電話，設置中興大學專號 (22840)，可直接轉達各系所及附屬單位之分機，不必再經總機轉接之麻煩，並有多功能及部分行動電話之效。裝設傳真機對台中、台北兩校區間，在文書事務處理方面，大為改善；他如簡化不必要手續，以及零星支付現款，以達隨購隨付之便，服務效率因此也顯著提高。

1985 年全國大學聯合招生和 1987 年全國大學夜間部聯合招生，都是中興大學主辦。顏教授率領總務處人員參與招生有關事宜，配合試務、命題、印題、監

試、閱卷、計分、分發、核對…各委員會工作人員，任勞任怨，達成任務，聯招得以順利成功，並得各界好評，提高校譽。

在綠化、美化、淨化校園環境方面，成果亦極為顯著。整頓針葉樹及棕櫚標本區，兼作為師生閒散遊憩園地；竹林區南移至校區邊界後鋪設為人行便道，既消除了髒亂，也改善了治安。熟悉以往學校情形的國內外來訪友人及回校校友，莫不給予極高的評價，令人鼓舞。

姑不論增購校地與都市計畫孰先孰後，攸關校區之完整性及安全性，忠明南路與大地下道之興建是必要的。中部地區最大之集會場所，擁有四千五百座位之惠蓀堂，經苦心籌措，均已籌足經費，設計完成，動工興建，乃為當時校園整建之鉅大工程。

顏教授公餘以所學為民服務，廣結人緣；海峽兩岸開放觀光後，致力於海峽兩岸農業科技與水土保持的學術交流活動。單是海峽兩岸水土保持學術研討會，就已經舉辦了多次。屆齡退休已逾十年的我，還能多少知道些今日台灣與大陸的農業科技與水土保持等工作概況，可以說都是參加這些學術交流或有關活動直接獲得的。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研討主題，不同的學者專家（少數是熟識的），不同層次的合作單位，採取不同形式的研討會；在會前或會後都有設想遇到的觀光景點旅遊或試驗場所參觀的安排；除結識了很多“新

知”外，也增加了與“舊雨”歡聚的機會，既擴大了與會者的視野，也提高了參與會議的興趣；尤其是在每次研討會後的論文專輯，內容豐富新穎，對未來能親自參與會議的有關專家學者，可作為當前難得的重要參考資料，分享會議成果，對與會者言，則可作為最珍貴的紀念文物，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也為海峽兩岸農業科技及水土保持學術方面築起了便於交流的橋樑。

“孟母三遷”的故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諺語，以及難以數計的有關“生活環境”的事例，都是在說明生活環境的重要。事實上生物是不能脫離其生活環境生存的，也只有能適應其生活環境的個體才能存活下來。但人類與一般生物不同，人類不但能適應生活的自然環境，還能利用其生活的環境，甚或把原來不適應其生活的自然環境，改造成為適應的，更能打造出完全符合人類自己需求的人工環境，而且各式各樣的人工環境，也正不斷地向自然環境伸展擴張，不斷地為人類自己擴大新環境，創造新世界，追求有個更好的明天。

深信絕大多數的讀者，祇能從作者寫的書中了解其所“寫”的“生活環境學”，為了使讀者也能對其所“做”的“生活環境”有些概念，特別在序裡列述其中興大學所“做”的“生活環境”部分情形，藉資對照。

顏教授所著“生活環境學”問世，其裨益士林，嘉惠後學，當非淺鮮；其風行於世，亦可預卜。

三、後記

真實、肯定、感恩、無言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作者簡介

- 1963~1976 年本校林管處造林組主任
- 1977~約1991 年本校林管處研究發展組組長

追念興大先賢

之事功

作者：賀主伯 主任

一、緒言

校園中設有追思先賢的紀念物，依其設置成立森林系李達才教授，48年逝世，五月所植的紀念樹；紀念湯校長的惠蓀堂；再次是紀念羅校長的雲平樓；以及紀念宋教務長的勉南網球場。

我自52年2月擔任林管處造林組主任，66年4月調研究發展組且兼創辦森林遊樂業務，那時「處組織規程」中尚無森林遊樂組的編制。在這段職務時間內，我在山上都親近過先賢們，李教授更是我的鄉親、恩師。所以，我留有他們上山時片段活動照。特選最富意義的上山片段活動照，刊出說明，以誌懷念，分享讀者。

二、擴增山地區校地者

李達才教授是本校前身一省立農學院時之首任森林學系主任，也是首任教務主任。李教授鑒於本校已由專科學校，升格為學院，教學研究層次要提升，遂向政府爭取第三模範林場，即前日本北海道帝國大學演習林，38年獲准，定名為能高林場（為紀念湯故校長，56年5月改名為惠蓀林場），但政府規定必須「以林養林，自給自足」。

由於學校當時是「省立」，在當時國家經濟窮困時期，更顯拮据，造成學校漸次把持林場的經費（43年才正式成立實驗林場管理處），植物病蟲害學系、農業化學系、農業經濟學系、森林學系、會計室、人事室等都有支領林場經費的人員，對學校的發展有很多、很大的幫助。

李教授不幸於48年4月24日在臺

北市省林業試驗所參加林業評議委員會時，突患狹心症（心絞痛）往生，學校於5月在維也納森林園中（小禮堂前），栽植一株小葉桃花心木樹紀念。初期生長很好，後來遭受棄養的一隻小松鼠嚙害嫩梢，復又受兩棵榕樹的擠迫，而生長不良，又無設置標示物識別，日久被人遺忘，更有不相信者。經我聯合周恆師、歐辰雄教授檢附栽植紀念樹的相片，簽請彭作奎校長裁示保護、設置標籤，復承鄭詩華總務長專案撥款，由森林學系呂金誠系主任、廖天賜教授設計，保護美化措施，終於紀念樹復見天日，欣欣向榮、正常生長，觀賞者一看標識，就知典故。



本株植物為小葉桃花心木，係為紀念森林系首任系主任李達才教授，因熱心學務致積勞成疾過世，所栽植之紀念樹

左起／周恆教授、王志鵠院長、李公子士達、賀主伯主任、張中和教授

照片來源／本校校史館

三、擴增平地區校地者

湯惠蓀校長52年6月接任後，贊成森林學系教授們的要求；不把林場交還省林務局；亦答應51年11月上任兼任林管處主任劉業經教授之意見，學校不再控制林管處的經費。他同時向政府要求擴充

臺中市校本部原有的校地，亦獲政府同意（湯校長興革學校的其他功績從略）。

我接任造林工作後，即在 52 年春，在能高林場的伐木基地，展開連續兩年造林 60 公頃杉木，成活率、生長情形都好。55 年 3 月 8 日省議長為了審核本校林管處的年度預算案，由梁許春菊議員主持，聯合教育廳、林務局人員與本校農學院宋勉南院長、劉業經主任等組成視察團來林場，我與林場洪清全主任陪同登臨造林地視察，大家高興地讚揚不已。

湯校長先於 53 年 10 月曾率領劉道元教務長、法商學院左潞生院長、理工學院沈百先院長、農學院宋勉南院長，及若干教授與行政人員到能高林場視察板栗林等，留下很好的印象。

55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六上午八時，湯校長、宋院長、劉主任、陳振東、蘇夷士兩位教授、教育廳鮑家聰股長、郭樺雲專員、謝汝範秘書、我和蔡春成司機，分乘兩輛轎車，宋院長兼司機，經埔里在能高林場植物園（原為林場辦事處）休息，辦理入山手續、購買菜蔬，午飯後啟程上山，到關刀溪林場辦事處，是日天氣晴朗，山上更清新舒爽，個個輕鬆愉快，晚飯時，湯校長吃了二碗半飯，他說比在臺中多吃了一碗。20 日早餐吃二碗粥加一片麵包，八時一行十多人啟程登山，63 歲的宋院長開玩笑說：「我們今天只要走五百公尺的路」（意指海拔相距 500 公尺）。走到板栗造林地時，湯校長站在一株板栗樹旁，要求給他拍照，並說：「上次來時人比樹高，今天樹比人高」。此時

大約八點半。

一路上我跟隨他，最擔心路滑、碰撞跌倒，提醒小心，他高興地說：「昨晚已經把腳上的“雞眼珠”刮掉了，腳不痛也不累。」十一時許走出日本扁柏林內的陰昏，就是目的地 201 杉林造林地，滿山欣欣向榮青綠的小樹，大家陪他談話，當他坐在石頭上後，洪清全主任問：「校長！你要喝茶？咖啡？開水？」，他笑著回答：「我要咖啡！」語畢，即朝前俯倒地，沒有再動彈，沒有呻吟，沒有表情，臉色蒼白。嚇得大家都恐慌，不知是何病？也不知如何救護！我與唐季銓、江添漢三人作椅型環抱著他，保他溫暖，好像尚有輕微的呼吸脈搏，十三點十五分，山下拿來藤椅，架抬下山，換車送埔里榮民醫院。

能高林場在次年（56 年 5 月 1 日）改名惠蓀林場，那時台中校本部之新禮堂，也命名惠蓀堂，至貢毅紳與陳清義兩位校長時，再改建擴大惠蓀堂，為現今之惠蓀堂，原來之惠蓀堂面向東、現今者則配合羅雲平校長統一規劃校區時之新校門，即向西之中興路。惠蓀堂正對面，就是針葉樹標本園；此園是羅雲平校長託付森林學系樹木學研究室老師劉業經、歐辰雄策劃栽植，事成後發生缺株等事故，找我協商補植事宜，並要我撫育管理至生長成林，成林後，因樹冠鬱閉而林下陰昏，遂傳出黑森林俗名。

四、校園統一規劃創建者

當國家經濟發達而成四小龍之首時際，羅雲平校長在校園辦理統一規劃，大

興土木之時，林管處亦開始辦理森林遊樂措施。羅校長亦數度到惠蓀林場關切。67年興建梨園山莊兩棟小屋後，70年6月邀楚崧秋伉儷來遊憩，時任中視董事長。70年7月又邀嚴前總統家淦全家遊憩。

五、全力支持林管處自理自營者

五十二、三年在能高林場營造的第200、201號造林地杉林60公頃，成活率、生長都好，劉業經主任邀宋勉南院長於54年10月登山察看究竟，眼看這張成績單，非常高興，經透露才有55年3月省議會、教育廳、林務局等人員組團前來視察（按本校省立時期之年度預算是經教育廳送省議會審議。）

十年樹木長風雲

湯校長的仙逝悲情，深深銘刻在林場同仁們的心靈，對造林工作更不敢苟且，悠悠歲月逝，草本適時令，十年後林木，“樹”與“林”的狀況。

時移事易，時至林管處換林子玉教授任處長時，農學院院長是李慶餘教授。兩位為尋找林管處財源，即考慮杉木之後續發育生計，而進行疏伐（分一般性區與試驗性區），並新開闢一條運材路。同時將各項疏伐木與保留木與開路費用等資料，由農經研究所與林管處合作，並得農委會補助，做一「杉木人工林經濟性疏伐研究」，提供林業界參考。

伐前伐後走一趟

疏伐後（67年）是怎樣的形象？已退休了，年七十多歲的宋前教務長勉南與體

軀發福年六十多歲的劉教務長業經，還帶著老伴，先坐車觀賞新闢的伐木運材路，至疏伐林區下緣，下車拿著柺杖，爬上山來，興趣盎然的要看個究竟，看個飽！

疏伐前（65年11月11日）劉教務長邀歐辰雄、呂福原教授等到疏伐林內工寮去住宿一晚，那天徒步前耽誤時間，走到湯公碑上方林間時，天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不僅無月光，大家都不抽煙，也無火種，我只好獨自摸著爬著去工寮求救，工寮在東方，山腰間，平時約半小時路程，我曾於五月間患一場肺炎，不敢大聲向工寮喊呼，摸爬了一個多小時才到，趕緊與一位同仁拿著蠟燭、手電筒接應下來。

探視林木的滋味，猶如宋前教務長喜愛打網球，自然非當事人所知；也許是另類的「探親」吧？

紀念宋教務長的勉南網球場，位於大學路東方之終點處南邊，亦即昔日學校與林管處合建之農學院大樓之東側，他愛好網球，本校在“省立”時期，也只有這一個網球場。

六、後記、感歌

白雲飄飄，溪流路遙；

鳥鳴嚶嚶，風吹樹搖；

先賢不見了，相容恆久昭；

巍巍巒舍大墩東，百年樹人垂千秋；

誠樸精勤齊勉勵，中興光輝越顯耀。

致謝

歐辰雄教授提供之部分照片、呂金誠系主任之電腦打字編排，特此感謝。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作者簡介

- 1963~1976 年本校林管處造林組主任
- 1977~ 約 1991 年本校林管處研究發展組組長

我們興大的今昔

作者：賀主伯 主任

文前話

退休的同仁，曾經在學校裏打拼；無論是教學研究的老師或做業務工作的員工，無論經歷甜、酸、苦、辣，都會回憶這段時間的往事，又因為年歲大了，體力衰弱，活動範圍縮小，加上常有些腰酸背痛，易導致使人消極。本校退休聯誼會的義工同仁們本著愛心努力舉辦聯誼工作：如定期在聯誼會聚首晤敘、退聯通訊、辦旅遊、壽辰聚餐合歡及約徵大家來記述自己的「退休拾痕」把往事集編成冊留傳，希望這些活動、訊息，能傳給大家歡歡喜喜，捨棄老年人的心理煩惱，就是「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預惆悵近黃昏」。

我們學校在創辦時間上最早，是台灣高等教育的「龍頭」。在台灣光復早期的國家發展政策上，「以農業培養工業」時期，我們的校友特別多，是國家的中高級幹部，替國家努力打拼，爭得成四小龍之首，其貢獻的力量，竟鑄造出：台灣錢淹腳目的經濟奇蹟，成為我國歷史上最富裕生活，更成就當時的社會均富。校友們的這份光榮歷史非常珍貴，我們怎能不回憶愛惜！

學校與我們個人不同，始終是生氣蓬勃地在變，不僅擴張更向深度探究，變得越來越好，且肯定明天更好，無論是在職的教職員工、在學的學生始終年輕化、精英化，永不衰

老，校園裡的樹木越來越茂盛，綠樹濃蔭，而蔚成綠海，成台中市區最大的、文化的美好綠海自然生態區，也可以說與學校遷建來時初期的樣貌變得全非，僅留得小禮堂、椰林路，但內涵也有變。

這篇拾痕就是希望給您分享您自己曾經在學校成長中那一階層打拼，一步一腳印留下喜悅的痕跡。其綱要是：一、學校的來路，二、歷屆的家長，三、校地，四、校舍，五、校慶，六、校歌，七、校訓，八、校徽，九、校園，十、校友總會，十一、退聯會。

一、學校的來路

創校一日本人在據臺二十五年後的民國八年，思及民以食為天，森林是民生需求的供應庫，是水的故鄉；在臺北市創立「臺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設農業科與林業科，就是本校的創始前身，當時或以前並沒有其他專科學校。旋因政策關係，先後於民國十一年、十六年改名，十七年「臺北帝國大學」成立時，又更名



臺北帝國大學校門前廣場
照片來源／榕畔會史



臺灣總督府臺中高等農林學校校門
照片來源／榕畔會史

附屬其中。

為教學研習需要，於民國九年撥臺中與臺南二個林場，供林業科用。至民國十四年在臺北富田町新校區亦設置農場、苗圃供農業科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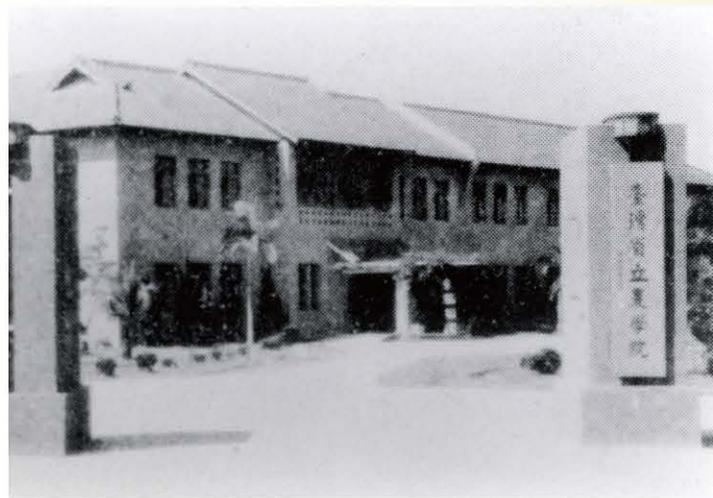
遷校一附屬「帝大」十五年後，分離而南下在臺中市頂橋子頭獨立建校，校名為「臺灣總督府臺中高等農林學校」。小禮堂與其他校舍設備，是民國三十二年興建，至三十三年學校又改名。

頂橋子頭是台中市區之郊區，校園初期四週環境荒涼，就台中市之建市，亦比鄰近的彰化、鹿港、豐原較晚，本校遷來時前一年（一九四二）人口亦只有一〇一，二七二人，從市區來學校的道路，是由台中國小前的忠孝路至國光路口，兩旁都是農田菜圃，國光路亦僅從忠孝路到校門口這一小段，現在的國光路是臺灣省政府遷南投中興新村後接通台中市的主幹，成省政府與台北市中央間的大路。興大路是羅雲

平校長九年任期的後期，為規劃整個校園區的「新校門」配合的面向的路。忠明南路更晚至貢穀紳校長時才開通，先是「明道」，為了行人安全，貢校長力求開闢「地下道」通行。到二〇〇三年台中市人口已滿百萬，本校成了市區之美好綠海。棲息鳥類三、四千種，成鳥語花香的自然生態區。

接收一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台灣光復回歸祖國，學校遂於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正名為「臺灣省立農業專門學校」。

升格一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升格為



臺灣省立農學院校門
照片來源／榕畔會史

「臺灣省立農學院」；分設農藝學系、森林學系與農業化學系。

附屬單位成立一農場、苗圃研習運作。四十三年十月五日，省政府核定：「臺灣省立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組織規

程」。為管理四個林場的營運辦法。

四十六年設園藝實驗場：在能高林場（現為惠蓀林場）的為溫帶果樹園（高冷地分場）、在新化林場的為熱帶果樹園。

嗣後，學校的成長，如樹的發育生長；穩固根基、枝葉開展。至今已成為七個學院（農資學院、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生命科學院、獸醫學院及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同時，在早四十六年農學院教授李慶餘博士，在艱困環境中奔走促成「農業經濟研究所」，亦為首任所長，開設碩士班，六十五年秋增設博士班，首開我國農經博士班之先河。五十七年農藝系亦設置「糧食作物研究所」惟非獨立設置，所長由系主任兼，嗣後各系陸續增設研究所，亦自七十年秋起增博士班。

改制一民國五十年七月一日，由新成立的理工學院與臺北市的臺灣省立法商學院合併；組成「臺灣省立中興大學」，校本部在臺中市。

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報刊報導：近十年大學暨獨立學院，因技職學校大批改制升格，已增加到共有一四三所，回顧本校在成立時間上是最早的、獨一的高等學府，成為「龍頭」了。如今本校已成為國內最具全方位的一所綜合大學。

- ◎五十三年創設農學院農業推廣委員會，八十四年八月改為農學院農業推廣中心。
- ◎五十三年九月，增設臺北夜間部，八十七年改為臺北進修部。

◎五十七年八月，增設臺中夜間部，八十七年改為臺中進修部。

◎五十八年八月增添文學院。

改隸一民國六十年七月一日，改隸中央，則為現今的「國立中興大學」。

◎六十八年九月成立電子計算機中心。

◎六十九年中正紀念圖書館正式啓用。

◎六十九年家畜醫院成立。旋改獸醫教學醫院。

◎七十三年成立遺傳工程中心。

◎七十四年核准農學院農業機械工廠。

◎七十七年八月，理工學院分成：理學院與工學院。

◎七十七年八月，創設藝術中心。由張豐吉教授主持。

◎八十二年增設生命科學院。

◎八十七年八月成立推廣教育中心。包含台中台北兩個夜間部（進修部）

◎八十八年八月成立創新育成中心。

◎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一點四十七分時，發生大地震（芮氏七點三）震央在日月潭與集集之間，本校計有：中正圖書館、食科館、生物科技學研究所、農業經濟研究所（農經二館）、語言中心和遺傳中心等六棟受損輕重不一，如有多根主柱斷裂者，必須重建，另有十七棟樓館，內牆損壞。惠蓀林場之學生實習館與聯外道路也毀壞。

地震損壞的校舍，輕的都先後修復，嚴重的圖書館與語言中心現在也都重建完成，且都增大增高：圖書館的硬體建築，從專科時在小禮堂左側的平房小屋，到獨立農學院時二層樓（其基地為現今理學院



九二一惠蓀林場一號橋震前及震後狀況
照片來源／本校林管處「九二一震後重建史」

大樓，面向椰林路以及地震前的中正紀念圖書館）至今擴大加高的雄偉結構，食科館重建後，樓房加大加高，供生物科技研究所合用，語言中心得林萬年校友贊助捐資五千萬台幣，而附加命名為萬年樓，以誌感謝紀念。學校圍牆亦新建。

- ◎八十九年二月一日法商學院正式脫離本校，改制為國立臺北大學。
- ◎八十九年二月，本校台北法商學院改制為台北大學，台北進修部亦改名成台北大學

進修部，台中進修部則成為中興大學進修部。

- ◎八十九年二月一日，新成立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 ◎八十九年三月，本校獲國際品牌 ISO9002 認證。
- ◎八十九年九月十五日，校史館成立。
- ◎八十九年十月，孟堯網際網路中心正式運作。係本校傑出校友徐建國捐贈成立。
- ◎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孟堯晶片中心正式成立啓用。係本效應數系傑出校友徐建國捐贈七億七千萬元的電子設計自動化軟體、硬體和遠距教學的設備而成。創國內獲得校友贊助最高紀錄。
- ◎九十年六月九日，舉行中興大學識別標誌，公開啓用儀式。正式將 CIS 導入校園。
- ◎九十年十月十一日，舉行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科技發展中心成立揭幕典禮（係遺傳工程中心改組而成）。
- ◎九十一學年度農學院改名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 ◎九十二年成立校級奈米科技中心。

二、我們的家長

自獨立學院至今蕭介夫校長共有十九位（其中含法商學院獨立時的二位校長），先前的院長、校長都是政府指派，到八十三年黃東熊校長起，是經兩階段式遴選出任。

- 周進三 院長—省立農學院（三十四年至三十七年）派任。
- 李亮恭 院長—省立農學院（三十七年至

四十年) 派任。

■左潞生 院長—省法商前身(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 派任。

■周 夔 院長—省法商前身(三十九年至五十年) 派任。

■林一民 院長—省立農學院(四十年至四十三年) 派任。於 71 年 7 月往生享壽 86 歲。

■王志鵠 院長—省立農學院(四十三年至五十年) 派任。於 86 年 9 月往生享壽 93 歲。

■林致平 校長—省立中興大學(五十年至五十二年) 派任，中研院院士。於 82 年往生享壽 85 歲

■湯惠蓀 校長—省立中興大學(五十三年至五十五年) 派任。於 55 / 11 / 20 視察能高林場造林時，在現場昏倒。

■劉道元 校長—省立跨國立中興大學(五十五年至六十一年) 本校農學院教授派任。於 85 年 11 月往生享壽 96 歲。

■羅雲平 校長—國立中興大學(六十一年至七十年) 派任。於 73 年 4 月往生享壽 72 歲。

■李崇道 校長—國立中興大學(七十年至七十三年) 派任。

■貢毅紳 校長—國立中興大學(七十三年至七十七年) 本校農學院教授派任。

■陳清義 校長—國立中興大學(七十七年至八十三年) 本校農學院校友、理學院教授派任。於 86 年 2 月往生享壽 70 歲。

■黃東熊 校長—國立中興大學(八十三年至八十六年) 本校法商學院校友、教授

兩階段式遴選出任。

■李成章 校長—國立中興大學(八十六年至八十九年) 本校農學院校友、教授兩階段式遴選出任。

■彭作奎 校長—國立中興大學(八十九年十月賞，九十年二月辭職) 本校農學院校友、教授兩階段式遴選出任。

■薛敬和 副校長代理校長—國立中興大學(九十年三月至九十年十月) 校長室設副校長由李成章校長任內起。

■顏 聰 校長—國立中興大學(九十年十一月起) 本校工學院教授，改良兩階段式遴選出任。

■蕭介夫 校長—國立中興大學(九十三年八月起) 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兩階段式遴選出任。

歷任院、校長都盡力辦學，領導向上發展，只是時空情勢不同，其成就亦各異，學校的發展脈絡卻是連貫的。

三、校地

本校之校地有兩種：(一) 為平地建校舍、農場、體育場、工廠與苗圃等用地；(二) 為山地、林學、園藝等教學用地。

平地方面—本校前身在臺北市富田町有校地二十一甲，當附屬臺北帝國大學時，轉移給大學部(即今之臺灣大學校址)。

本校前身遷移臺中市頂橋子頭時，有三十甲地，那時校舍區佔地十三甲，農場苗圃用地佔十七甲。由於學校不斷地成

長，到湯惠蓀校長時，對治校主張：「在安定中求進步，在平實中求發展」之方針，向政府要求校地擴增，已獲得政府同意，惟天喪哲人。繼任校長劉道元，本實事求是，實踐篤行，預計收購十九公頃，至五十八年已收購十四公頃（計二百一十五筆土地），花了三、四年徵收工作。羅雲平校長職掌校長後，繼續擴充校地，校本部校區面積已達五十公頃，並作整體規劃，將校門重建於校區北側之中央，校區規劃後無農業實驗田地，特於六十二年購進烏日鄉溪心壩農田八公頃，六十九年購進霧峰鄉北溝農地二十六公頃，作大型農業實驗區。遂有今天學校發

展之基礎，同時湯、劉、羅三位校長還購地興建教職員宿舍。臺北校區法商校地從略。

山地方面一本校前身成立之次年（民國九年）三月十六日撥臺中演習林（即東勢林場）三〇二公頃，同（九）年六月二日撥臺南演習林（即新化林場）三七三公頃，再於民國三十年六月撥臺北演習林（即文山林場）一一七公頃等學校教學之用。民國三十六年周進三院長邀請同為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之校友李達才林學士，應聘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更兼教務主任。李教授鑒於本校升格為學院，教學研究層次要提升，遂向政府爭取第三模範林



民國38年8月1日
臺灣省立農學院能高林場成立紀念團體照
照片來源／森林系馮豐隆教授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一至圖四為現今之文山林場、東勢林場、惠蓀林場及新化林場

照片來源／本校林管處

場，及前日本北海道帝國大學演習林，計七、四七七公頃，海拔自最低之四五四公尺至最高的孚城大山二、四一八公尺，其垂直林況分布有：亞熱帶、暖帶及溫帶樹林，三十八年獲准，定名為能高林場，但政府撥交管理條件是「以林養林，自給自足」。此時之前，臺灣大學尚無森林系。四十三年核准之「實驗林管理處」，仍管轄四個林場。能高林場又因湯校長視察造林殉職，而於五十六年五月一日改名惠蓀林場。

本校改制大學時前後三年（四十九～五十一），木材市場不景氣，林管處龍頭缺乏專人，三年間共虧 1,340,447 元，林

校長對這包袱，已開會主張把林場歸還省林務局。湯校長繼任後，贊成保留，並支持當時剛上任不久的兼林管處主任劉業經教授意見，學校不再控制林管處的經費，這是林管處命運的轉機。

五十二年吾奉命擔任林管處造林組主任兼東勢林場主任，即在能高林場的伐木基地，先後兩年造林新植六十公頃杉木，成活生長都相當好，湯校長為鼓勵部下，特邀省教育廳與校內有關教授、主管等十多人，藉星期日（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親自領隊從七百公尺海拔處，再徒步登上一千二百公尺的第二〇一號新植林地視察，到達時看到滿山翠嫩的幼樹，滿懷高興地聽著簡報，可是在剛坐下石頭上時，轉頭回答洪清全場主任問：「校長，您要喝咖啡，還是開水？」；「喝咖啡」

後，就不聲不響，向前俯倒在地面。終因心臟麻痺而無痛苦地走了。家庭、學校的悲哀，國家失良才之慟。



湯惠蔭校長殉職當日登頂留影
照片來源／本校校史館



蔣中正悼湯惠蔭之總統令
照片來源／本校校史館

四、校舍

本校的校舍概分為四階段：

遷校來時一三十二年新建舊行政大樓二層屋、小禮堂與左側之圖書館為平房，在椰林路兩邊各併列六棟木造平房是教室與研究室，另有幾棟作木工廠等木造屋在教室旁。當時沒有學生宿舍。

如今，除小禮堂在八十九年適逢千禧（二〇〇〇年）庚申龍年時，脫胎換骨地重新改建，而成本校唯一的建築古蹟外，行政大樓已拆除為空地，暫作停車使用，其他所有教室等木屋都先後就地新建。

省立農學院時期—最初沒有學生宿舍，也因只有三系學生少，需要住宿的學生，最早者借住和平街一所古祠堂，我就在那裡住宿過。三十六年八月除原有的農藝學系、森林學系、農業化學系外，增添植物病蟲害系與農業經濟學系，三十七年招生後，學生人數增加至約三百人，學校遂於國光路東側，即今女生宿舍與教職員單身宿舍處，興建男生宿舍平房與餐廳，女生則住宿在現今應經系二館北面草坪處樟樹旁一間小木屋，俗稱鴿子籠。新建教室（含農經研究所）、圖書館、生物實驗室等。且特別為罹患肺結核病的貧苦學生，建一簡陋小屋照顧，戲稱 T.B. 總部，我也住宿過。三十八年的平均國民所得，僅五十美元，到四十年亦只一三七美元，教育經費之拮据，自是無可奈何。

省立中興大學時期一開始大興土木，

如理工大樓改建、興建鋼筋水泥屋，二層、三層或四層各類校舍。還有一棟大禮堂誕生其興建過程微妙：湯惠蒸校長接任後，看到學生年增，小禮堂已不夠應用，遂以中興館名義請求經費興建，當工程興建一半時，湯校長本人卻去能高林場巡視造林業務時，在現場殉職，到工程完竣時劉道元校長申請改名惠蒸堂，以紀念湯校長。此時的惠蒸堂坐落位置大門面向東方，後來發現坐落建地，力霸鋼架結構與豐原中學倒塌的禮堂相同等多項問題，到貢穀紳校長時，請求拆除改建，即為現今的大門面向西方的大禮堂惠蒸堂，興建工程到陳清義校長時竣工。這段微妙的過程壯偉美化了校園。

改隸中央國立時期一經費之來源，國立與省立大有差異，此時國家經濟也發達，為四小龍的龍頭，加上羅雲平校長係由教育部長轉任，對經費之努力爭取，得知門路，新建行政大樓、中正圖書館、學生活動中心、男女學生宿舍、家畜醫學院等各種高大校舍，都顯出個性氣派，校區道路寬大、所有電路、電信都地下化，學校蓬勃發展，奠立嗣後陳清義校長起興建十層以上高樓。

五、校慶

現在的校慶是十一月一日，係改制大學後訂定。以前農學院時代是十二月一日，那是周進三教授於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奉命接收學校之日期，且經三十六

年院務會議中通過為校慶日。



慶祝十週年院慶，省教育廳鄧傳楷廳長（右）、本院林一民院長（中）、台中市楊基先市長參與慶典
照片來源／本校校史館

六、校歌

農學院院歌一是周邦道教授作詞，李中和作曲。

中興大學校歌一是湯惠蒸校長親自撰詞，李明訓作曲，且經五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的第七十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七、校訓

校訓「誠樸精勤」，是湯惠蒸校長親撰，亦經五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的第七十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八十九年六月工學院鄔詩賢院長，對應屆畢業同學贈言時，特別將其詳細詮釋的校訓引述：

「誠」乃真誠，解為真心誠意。

「樸」乃樸實，解為實事求是。

「精」乃專精，解為專一精進。

「勤」乃勤奮，解為自強不息。

「誠」、「樸」二字合釋為進德（德）。

「精」、「勤」二字合釋為修業（術）。

「誠樸精勤」四字共釋為術德兼修

同學們離開校園後，『誠樸精勤』不僅是母校的校訓而已，同時更是求取更深學問與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則。

湯惠蒸校長親撰校訓
照片來源／本校文書組

誠
樸
精
勤

黃教授將校徽圖案及其意義述後：

（一）圖案：(1) 等邊三角形；(2) 中間齒輪由六十個齒輪組成；(3) 齒輪中央為「興大」兩字；(4) 上方校名為正體字，(5) 下方為英譯校名；(6) 底部白色，三邊及英譯校名銀白色，「興大」兩字銀白色，六十齒輪金黃色，齒輪中間底部淺藍色，校名金黃色。

（二）意義：(1) 白底和銀白色均象徵「樸」實、純潔；(2) 淺藍色象徵智慧、「誠」實；(3) 金黃色象徵「精」、「勤」、光輝與堅強。總括來說，象徵本校於民國六十年改國立，光芒四射，照耀寰宇。期盼成為國際知名的第一流大學。又六十年為一甲子，表周而復始，億萬斯年。我能為本校設計校徽圖案，深感榮幸。

八、校徽



校徽
提供者／許慈書教授

今日之校徽，是黃乃隆教授在公開徵選數十件的稿中，經行政會議決選，而取得設計權。

九、校園

目前的校園是歷經三階段時期的演變：

（一）省立農學院時代：

以現今的精勤路為界；東側為行政教學活動用地區，西側為田園苗圃教學試驗實習用地區。那時以舊行政大樓前與小禮堂前之維也納森林園及椰林路為景觀綠化區，椰林路之南端，即農經系（應經系）館之南側是體育館，其盡頭是忠明南路為界。那時的行車道，僅由校外進校門，經行政大樓到小禮堂前轉彎至椰林路這一段，事實上起初沒有校車，後來有幾輛三

輪車供首長們用，就是腳踏車亦稀少，到林一民院長時，曾一度借用江西省政府撤離來台的一輛老舊車作為交通車，泥沙的國光路層鋪設二條平行水泥條型路面，以利汽車行駛。



慶祝院慶時校門。砂石路面的雙軌水泥路，是提供汽車單行。當時以大卡車為交通車，三輪車是供接送一級主管之用
照片來源／本校校史館

關於維也納森林與椰林路其「名」之由來：當初遷校來時，無論校外、校內都是荒涼的農田，溝渠、水窪地。學校為點綴美化環境，即在這空地栽植樹木，樹木生長成林時，學校裡已有五系，三百多個同學了，且有社團活動組織，同學們在歡慶活動中無意叫喚出「維也納森林」之名來。如今在這裡的樹歷經自然淘汰存活，自然就是全校園中的最古老的樹，也是最古老的景觀。

椰林路是因路面兩側全是栽植大王椰子樹，自然地隨樹而叫呼「椰林路」，這些大王椰子也是長壽古老了，但後加栽了許多，樹的密度增加。在路上仰首一望竟成「一線天」，路的兩側原是露天大排水溝，後來都覆蓋住了，到李成章校長時，再在兩側築矮擋土牆，可兼坐憩之用，暨路面鋪設花磚，構成綠蔭涼爽、鳥鳴奏樂、松鼠跳躍的壯闊人行步行道。



臺灣省立農學院交通車
照片來源／本校校史館



民國48年
省立農學院時期椰林大道
照片來源／本校校史館

（二）省立中興大學時代：

湯惠燕校長向省政府要求增購校地，伸延南側與西側土地，同獲同意，不幸哲人其萎，復經劉道元校長接棒，收購得十四多公頃；而使校地南至水向西流的旱溪，西臨水向南流之綠川旁計劃道路（興大路），東方是國光路，其路邊亦併伴著水向南流的大排水溝，現已覆蓋，構成三面環水的校園局面。

（三）國立中興時代：

羅雲平校長先當過成大校長，調升教育部，那時候本校已改隸中央，國立的經費比省立時多，又因台灣經濟發展走高峯，他又熟悉爭取經費之技巧門路。面對這塊大校園，心有成竹地決心好好整體規劃；除用智慧佈置校園的格局，還要用耐力、毅力平息校園中使用田園教學的保護者抗力。後來在霧峰鄉北溝及烏日鄉溪心壩購作試驗研究用。

選定新大門的位置與區分校地道路之配合是首要佈局架構，以當時一般人的眼光看法，覺得道路之寬大，有其必要嗎？規劃後的道路，統一命名為椰林路沒有修改，原來的校門改名「東第一號側門」。然後選定行政大樓坐落之興建位置：是位於進大門來之中興路與西邊的弘道路之中間，在學校首腦策動者大樓之南面佈置青綠草坪區、人工湖泊區、智慧寶藏圖書館區、鍛鍊身體的體育館區及抵達流水潺潺

的旱溪。再想在行政大樓前的北面，希望有片高山森林樹木區，遂邀請時任農學院院長的劉業經教授主持策劃，因他是樹木學的學者專家，且有一位時任講師的歐辰雄教授共同洽商，後調任教務長。

這樣的結構格局，正成立校園中巨大軸型區；構成有山（針葉樹標本園—黑森林、喜馬拉雅山）有水（中興湖、旱溪）的圖騰精神版域。事實證明這巨軸的運轉已一步一步地促使學校步入康莊大道。

在道路定位佈局竣工後，也由劉業經教務長主持選栽行道樹及路中央島內美化樹，奠定今日校園綠化基礎。今日校園中的樹木概分為：美化性的、教學性的及紀念性的。在某些興建樓館周圍主持人也會有匠心，選植其喜愛的樹木，不是具有美化性景觀與紀念性嗎！日後也可作教學資料。

校園中的車輛跟著社會的日趨富裕而演進，先是腳踏車隨後機車、汽車，且機車與轎車高速增加，此時才顯得羅校長的道路規劃遠見功德，到黃東熊校長時起，車輛的擁擠，不得不管制，並在主要道路邊的行道樹下開闢人行道，以策行人安全。

（四）校園中景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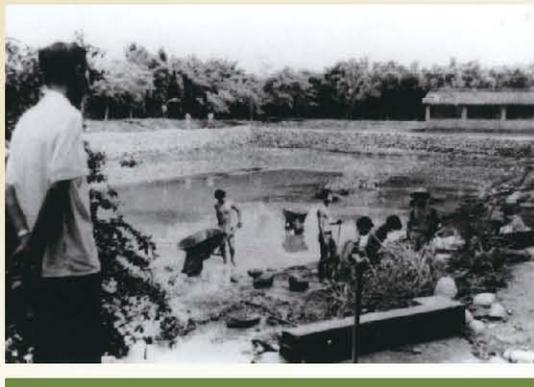
1. 省立農學院時代：

有維也納森林與椰林路一直演進到今天，有關其內容情形已在前面校園三階段時期中報導。

2. 省立中興大學時代：

魚池之起落

此時增加景觀點一處「魚池」，原來是農田中的一小水窪處，學校勞作指導組，



早期學生挖雙池情形
照片來源／本校校史館



後期雙池
照片來源／本校校史館



雙池石碑
照片來源／本校校史館

利用學生勞動（工讀生）的勞力，一天一天地圍砌池邊緣、挖深、修路、築亭，而成兩個相通水連穿的水池並養些魚，就名魚池又名雙池。曾經興起一陣盛名。

到忠明南路改地下道時，將挖空出來的土、沙石填堆在雙池中，填平後成今天的溫室群座落地。

3. 國立中興大學時代：

針葉樹標本園之建造（補註：民國65年為樹木栽植年）

羅校長希望營建一片森林之事，劉業經教授與其研究室時任講師的歐辰雄教授研商之後，決定採用經濟價值高、學術價值大的針葉樹種，對教學又有很大的便利。然而麻煩很多的是苗木之取得不易，靠平日在學術林業界的聲譽，經與全省各林區苗圃請求提供並請無償贈送。園地也分區規劃挖掘成水溝並兼排水之用。

栽植後有些苗型優美者遭偷竊，也有些枯死者，對今後之培育保護管理成問題，必須要有專業經驗者來處理才好。劉教授想到他在林管處主任九年中的老部下，時任造林組主任的賀主伯，且經得時任處主任廖坤福教授的同意，劉與我說明情形之後商議：用惠蓀林場現有的台灣二葉松苗、梢楠苗來補植缺株，並加在株行之間栽植一行增加安全成林之策。同時顧慮到野草比小苗生長快速，需要有專人來除草、除蟲害，甚至乾旱時澆水等管理事宜，亦經得廖處長同意由林管處借調一技

工陳金運君負責。

悠悠歲月、星辰雨露，苗木日益抬頭適應環境，進而欣欣向榮，待生長至超越人高以後，林內光線變化很大，漸漸亮光減少而成朦朧情形。

由於同學們進校門來赴文學院弘道樓時，貪走捷徑橫穿走樹下行，每到陰雨天或傍晚時分，林內就成朦朧一片，只見樹幹一條一條黑色的。在此情況下即傳出「黑森林」之既俗又美之名。

在大家喜愛這片綠油油的青色樹林時，學校總務處於林內設置粉飾及美化，鋪設：樹林圓盤步道、凳、板凳、裝矮型露燈，又先後在林緣與原苗圃間柱立兩截長短不一的空心檜木大樹幹，請貢穀紳校長書寫：「松柏長青」雕立體字釘放樹幹上。

到七十四年夏，發生在台中港附近登陸的、怪有的韋恩颱風來襲，整個校園樹木遭受摧殘，黑森林的中心，吹倒一片樹木及單樹受害者。事後在空穴處，再補植「大株」梢楠，終成人人喜愛在松香撲鼻、蚊蠅很少的樹下保健活動或靜憩場地。

當然在長年的自然淘汰下，續有單株的生態枯死。顯得樹木數量越來越少，但是參差不齊的樹林上層樹枝不斷伸長展開而仍有林冠密切狀態，在地面來看樹幹是壯大的、稀疏的。

這事實已經成功了，低海拔地區難能可貴的台灣唯一的針葉樹林，發揮了廣大的教學功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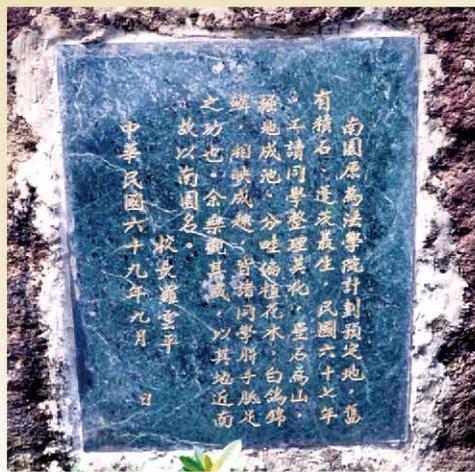
現今中興湖
照片來源／本校校史館

中興湖，喜馬拉雅山之挖掘塑成

中興湖是羅校長（民 61 年至 70 年任期）設計的中國秋海棠型地圖的人工，也是包括台灣海南島形的小池，又由勞作指導組主持利用工讀生的勞力協助機械挖掘，把泥土沙石堆積在湖的西南角地面，結果成一座參差不平的小土堆丘型。泥土沙石日久失去水分而成灰白色，遂傳出：「喜馬拉雅山」大名，寓意高貴，湖塘取名中興湖。這一工程竟成兩個景觀點。

後來劉教務長要我設法在「山上」種樹，我想到土堆上水份很少很少，我經一年時間，培育深根性的相思樹塑膠袋苗，在春天雨季時移栽在山上，另在惠蓀林場拿些梢楠塑膠袋苗來栽。幸運地相思樹成活成長不錯，梢楠差。不幸自八十一年起一棵已長大約 25 公分胸徑的相思樹，不

知因何慢慢枯萎而死，且在五、六年陸續枯死，後來竟先在樹基生長「靈芝」而病死。甚為惋惜遺憾！真荒涼了。



南園石刻碑
照片來源／本校校史館

南園的興沒

興建南園的工程與魚池、中興湖、喜瑪拉雅山一樣是由勞作指導組策劃，工讀生校友們的汗水勞力一點一滴地在園中心處用土、大石堆砌成一座小山型，植花木埋設「流水」，另有一座用木材架構的小「涼亭」。園內以步道規劃地面成花圃。如今在莊敬路左側近「綜合教學大樓」小



南園的景色（現已改建為停車場）
照片來源／本校校史館

路上，尚有二棵活榕樹，就是當時的進園門的門柱。亦即當年的南園地面，就是今天的綜合教學大樓的建地。另外在弘道路與莊敬路交會的路邊尚保留一塊「南園」石刻碑，以為留念。相信當年胼手胝足汗流操作過的校友們會感念。

今天校園中有山有水，不僅樹木長大成綠海，更難珍貴的，雖園外四周車輛轟奔，還能牽引招來三、四十種候鳥時鳥棲息奏樂，松鼠在樹林間跳躍，形成美好的自然生態區校園。

十、校友總會

經多年來的策畫，發行「興大校友」書刊，報導學校的現況，成立聯誼中心之推動，終於八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經內政部核准：「中華民國國立中興大學校友會總會」正式成立。以聯繫校友感情、砥礪校友學術研究、促進校友事業合作，並宏揚母校「誠樸精勤」之精神。

十一、退聯會

校本部退休教職員工聯誼會-於八十七年春，李春序、汪希教授等熱心發起籌組退聯會，八十八年春正式成立，且李春序教授被擁為第一任會長，奠定聯繫、溝通、報導管道「退聯通訊」，分送會員及學校一級單位。洪作實教授說的好：「大家相聚來談壽，則壽比壽能增壽」。八十九年春改選，由莊作權教授當選第二任會長。更發行退休拾痕，至九十四年春，已出三集。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作者簡介

- 曾任職本校註冊組主任
- 曾任職本校共同學科教授
- 八十七年二月一日退休

校園憶往瞻來

作者：許慈書 主任

我於民國三十六年暮秋來校，屬臺省光復初期，戰後瘡痍未復。學校內外，屋是木造平房，路是泥路，徒步行走，尚無單車代步。從校門外眺，綠野平疇，竹林農舍，視野廣闊，環境幽靜，確是莘莘學子進德修業的好所在。

校中建築物較為突顯的，當推兩層的行政大樓和金字塔型的小禮堂，前者是本校的行政中樞，後者具有會場、試場和文康活動場所等多功能用途。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當時的司法院居正院長蒞院，在行政大樓前面空地，植了一株樟樹作為紀念，（事後作者從素所收藏的照片中找出這張照片提供給本校），後來又經校中陸續植樹，佳木秀而繁蔭，松鼠出沒，成為學生們心目中、口頭上，所戲稱的維也納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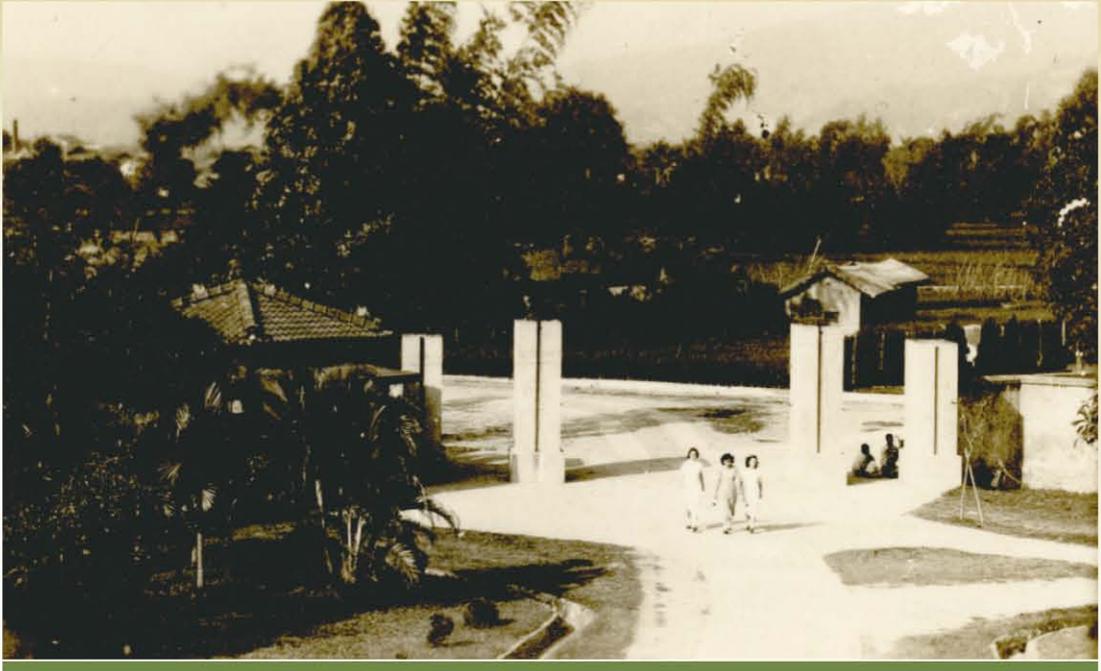
民國 36 年 12 月 20 日臺灣省立農學院
當時司法院院長居正先生（持斲者）蒞院植樹，左前方
為農學院首任院長周進三院長
照片來源／許慈書教授



民國 38 年 臺灣省立農學院
校中教室屋舍，均為日據時代所建之木造平房，今日高
可參天之椰林大道，當時略具雛形而已
照片來源／許慈書教授

校中最筆直平坦的椰林大道，那時樹齡尚淺，葉子伸手可及。椰道兩旁建有十二排與草地相間且互相對稱的木造平房，作為教室和系館。由椰道末端往南是運動場，場靠北邊有一平臺供舉行升旗，臺前是師生朝會之處。椰道盡頭處向右走是通往田間（供作物育種研究及學生上農場實習課程）的泥路，早晨漫步其間，迎著朝暉，看到凝結在草葉、稻葉上晶瑩露珠，呼吸著新鮮的空氣，會心曠神怡，萬慮俱消。傍晚夕陽西下，晚霞燦爛，倦鳥歸巢，蛙歌雜唱，別是一般滋味，也足以賞心樂事。

小禮堂肇建於三十二年，年久失修及樑柱漏水腐壞，部份地面龜裂下陷，形成危險，為維護古蹟及師生安全，經教育當局同



民國 41 年 臺灣省立農學院
從校門（今改為側門）遠眺，入目皆竹林農舍，綠野平曠
照片來源／許慈書教授

意，將其拆除，依原尺寸形狀，原址重建，同時整頓周圍景觀，增建二層樓社團活動場所及表演場地，可供師生們更寬敞的社團活動空間，於八十九年九月重建落成。此後，畢業多年的校友再回母校，看到重建小禮堂丰采依舊，將追念象徵本校文化尊嚴的往蹟，啟發懷舊思古的幽情。

因小禮堂只有四百人座位，本校改制大學後，不但其容量不足，更不復具有一如以前的功能。五十二年六月，湯惠蒸先生因黃杰省主席的敦挽，而出長省立中興大學，便以籌建大禮堂為當務之急，雖只請得新台幣三百萬元建築費，仍毅然招標施工。新禮堂興建設計由當時有知名度的周宗漢建築師膺任，大致參考臺大的大禮堂架構加以變更，主要用意是在當時大

學禮堂中，建為最大也最輝煌的，可以適用學校諸多用途，除了全校師生週會和期中、學期集中考試試場，還可供體育各項活動的場地，且上層有 U 字型臺階的看臺，前面兩端的兩層樓，分隔成若干小房間，作為學生課外活動各社團場所。這新禮堂概括了教務、訓導和體育都可以使用，外觀是校內最大的建築物，讓人看了胸懷為之開豁。

於建堂工程進行中的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湯校長利用週末假日，視察能高林場造林工作，同行的有農學院院長、森林系教授、教育廳專員及林管處同仁等十幾人，先經過關刀溪，當晚住宿在能高林場辦事處；二十日早上八時，一行人徒步向高處林地出發，湯校長一路上談笑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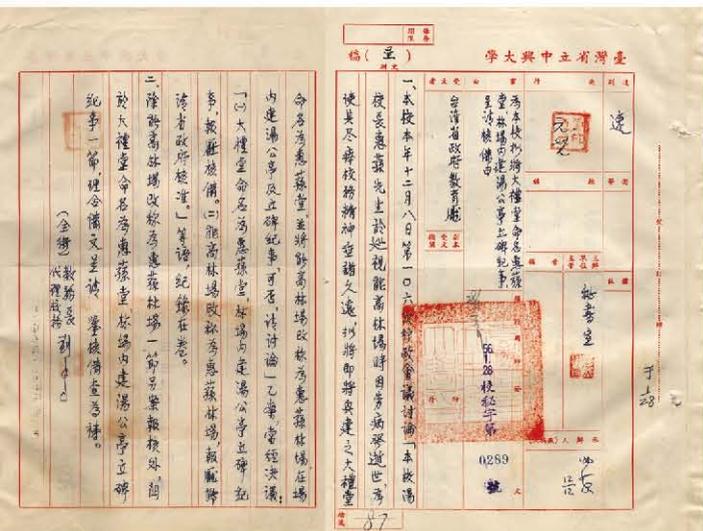
若，不意於到達目的地時心臟病突發，急送埔里榮民醫院救治，無奈回天乏術，延至下午四時四十一分與世長辭。劉道元教務長獲准接任校長，即與同仁等盡心竭力妥善辦理治喪及安葬。並向省政府請增撥款，續建湯校長所籌畫興建尚未完成的大禮堂，以竟全功。更為表達對湯校長之崇德悼念，請將大禮堂命名為惠蔭堂，能高林場易名惠蔭林場，呈經中樞准許。省府黃杰主席親書堂名，鐫石高嵌於大門之上。五十六年六月五日劉道元校長撰文立碑，記實湯校長的鞠躬盡瘁善政高風，爾後過往者看到堂名，自然而然興起對湯惠蔭校長的追思悼念，敬仰尊崇。

後來，因建於部分水利地上而成違建，又所採力霸鋼架結構安全堪虞，更因本校體育館竣工驗收啟用，惠蔭堂遂不再

作體育活動之用。基於上述各種因素，惠蔭堂拆除易地改建，格局重新設計，為勢所必行。當時現掌校務者要另改堂名，劉道元前校長認為名不宜改，而向各方面據理力爭；經本校七十九年第十九次校務會議通過維持原名。八十二年十二月，由現任陳清義校長於改建的惠蔭堂鐫碑誌實。

座落校門入口處左側，改建惠蔭堂落成十五年的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於講台邊裝置我所撰長聯，當代書法名家杜忠誥教授書寫，傑出校友柯興樹會長出資贊助以檜木刻就，藝術中心主任陳欽忠教授精心策畫，蕭介夫校長主持這副長聯啟用點燈典禮。長聯的上聯「惠風樂育，知無涯，學無盡，期精勤致力，明本明末，創新求進。」下聯「蔭馥流芳，坐而論，起而行，願誠樸持躬，有守有為，成己利人。」蕭校長致詞中認為這是一幅巧聯妙對，不但把校訓「誠樸精勤」放到句子裡，點出湯惠蔭校長一生言行風範，也刻劃出值得我們遵行治學為人的目標。

圖書館初時附設於小禮堂側，幾經遷徙，都是因陋就簡，難以久遠。四十二年初，於椰林道底再往南至舊運動場西側，建二層樓圖書館，為本校第一棟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後來擴建至三層樓，規模略備。但自本校改制大學後，院系遞增，師生隨多，該館遂不敷使用，經奉撥專款興建中正紀念圖書館，造型為四層樓圓形閱覽室及五層樓長方形書庫連結而成，於六十六年完成，翌年正式啟用。



民國 56 年 1 月 28 日 臺灣省立中興大學
本校呈請省府准許將大禮堂命名惠蔭堂、立碑及能高林場改名為惠蔭林場之公文
照片來源／本校文書組

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臺灣地區發生震央在集集的芮氏規模七點三強烈地震，本校鄰於地質斷層邊緣，遭受震度達六級，中正紀念圖書館毀損嚴重，頓成危樓。



中正紀念圖書館因地震毀損嚴重
照片來源／許慈書教授

經勘察後，決定原址重建，累向教育部爭取重建經費，交涉過程歷時一年又三個月餘，九十年一月五日核定補助。重建工程於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發包，舊館於九十一年三月十三日進行拆除工程，建築工程為期七百九十六日曆天。九十三年十二月十日辦理正式驗收，其他細部設計等工程亦隨而先後竣工，分別驗收。

距舊館被震毀六週年的九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舉行新館暨藝術中心啟用典禮，本文作者為新圖書館撰聯：「藏圖書報刊浩如煙海；欲進德修業宜入寶山。」

為藝術中心新樓撰聯：「彩繪人生需藝術；提升品質自中心。」由名書法家李毅摩、杜忠誥分別書就，裱褙懸出，以誌其盛。

校中各院樓系館，因拙於經費，每須數年陸續建成。查理工大樓落成記碑文中，有「規模廣而棟宇高，有俯視全校覺舍之概」的句子，現在看來，已非如此了。自從增購校地，校園面積更廣，可供使用的土地增加，因而先後興建的高樓大廈林立，各峙一方。尤其如新校門的交通伸展，閔中肆外，氣派堂皇；新行政大樓面對茂盛蓬勃的黑森林，後有寬廣如茵的青草地，大樓屹立其中，如大鵬昂首展翼，如冠冕輪奐非凡，高瞻遠矚，志大致果，政通人和，接軌國際，攀登頂尖；易址改建，卓立於新校門入口左側的新惠燕堂，堂無高廣，功用多元，揭櫫校訓，發揚校風，且為遐邇公認的最佳會場，使用率高；新圖書館以達成優質化服務為理想，提供舒適化閱讀環境，高優質量的館藏、網路化及數位化圖書資訊資源，發展為「中部地區之學術資源資訊中心」為目標；藝術中心遷移新樓，場所益寬，更利發展，鑑於大學的科技教育，可以增益滿足物質方面的需求，而人文教育能於精神上孕育完美的人格，對於藝術的收藏、觀摩、啟迪，發揮潛移默化，使身心感受多彩多姿，與科技教育相輔相成；學生活動中心，提供少長俊彥文化活動場所，且具營養餐飲養生功用，又兼為與附近社區民

眾表情達意的交流平臺；至於新建落成的體育館，具有各種運動和保健設施，功能更難盡述。此外，關中興湖添波光翠色勝景，建弘教亭為協助教育的地主們彰德，建明倫亭闡示教學樹人所秉彝，設新運動場提供體育教學訓練及展露身手等，都令人有今昔迥異的感受。

在新陳代謝中，原有的兩層舊行政大樓，三層樓舊圖書館，家政館、交誼廳、綠竹叢、情人道、雙池及南園等，都已無蹟可尋，成為湮滅，回首前塵，怎能不滋生感慨！

但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不斷的推陳出新，使校園中的覺舍、設施及景觀，將方興未艾。更何況房舍大樹俱已老矣，大學的生命卻日新又新！今年欣逢九十週

年校慶，作者以愉快心情試擬聯祝賀，聯為「興明倫，三綱肇三代，營人文綠色矽谷；大創校，九秩忻九如，躋學術祥金巔峰。」譯為語體文，上聯是：興起做人大道的三綱十義，開始於夏、商、周三代的學校施教，營造人類社會各種文化成為綠色矽谷。下聯是：宏圖開創本校已九十週年，快樂地用詩經小雅天保九如（附註一）賀詞慶祝，一切專門學識技術如同純淨堅韌的祥金（附註二），促使本校地位升至頂尖。

附註一：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附註二：元朝張翥詵：祥金百鍊乃利器。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作者簡介

- 曾任職本校農藝學系教授兼農業試驗場場長
- 曾任職本校農藝學系系主任
- 2004~2007 年本校總務長
- 現擔任台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理事長
- 現任職明道大學講座教授

興大農場保衛戰

作者：陳世雄 教授

我在興大服務 28 年，經歷許多工作，備嘗酸甜苦辣，每件事我都全心全力投入，最後總是圓滿完成。最難以忘懷的是幫學校討回價值二十億元的財產——農業試驗場七點四公頃土地。面對官僚體系抗爭，經過相當冗長，橫逆打擊接踵而來。期間辛苦鬱悶，則非當事人難以體會。

1997 年 8 月 1 日，當時農學院陳明造院長邀請我接任農業試驗場場長。我沒加思索就婉拒陳院長的好意。一方面我剛剛兼了六年行政工作，實在有點累。另一方面我聽說農業試驗場是個沒有效率的單位，十八公頃農地一年總收入只有十八萬。我很懷疑以這種生產效率，怎麼可能教育學生？雖然當場婉拒陳院長的要求，但第三天我還是抽空到農場去瞭解一下現況，果然看到的是一片荒煙蔓草，籬笆東倒西歪，工人漫不經心，或不假外出、或打牌遊蕩，仿若無人管理的蠻荒之地。堂堂中興大學農業試驗場淪落至此，讓我差點掉下淚來。我知道是管理出了問題，我心想也許還能夠為學校盡一點力。所以當 8 月 6 日陳院長再次邀請我接這個工作時，我答應了，於是開始我五年的農場場長生涯。

上任不久，同仁黃鍾頤先生告訴我，他接到一張霧峰鄉公所說明會傳單，說是 9 月 23 日要討論都市計畫（註：鄉公所並沒有正式通知中興大學派員參加，

想矇混過關）。經追查才知道早在我接任場長之前，台中縣政府在 1997 年 7 月 24 日已正式公告實施「變更霧峰都市計畫案」。當時縣長是廖了以。雖然「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我仍認為這是興大的奇恥大辱。地方政府權限太大，容易被財團收買或為地方政客壟斷，往往造成社會不公與不平。過去台中市、台中縣政府對學校不尊重的例子比比皆是。台中市政府在過去強行經由中興大學、中國醫藥學院及靜宜大學開路，切割校園，甚至因而造成許多學生車禍死亡。此種完全不尊重高等教育的行徑，可以用全世界最野蠻的政府暴力來形容。地方政府對廟宇可繞道，獨獨對學校則完全不尊重，顯示地方官員的無知行為，造成可怕的野蠻暴力。可是當時從農場、農學院、保管組、總務處，沒有人關心這件事。甚至有農場的人認為這樣也好，土地少一點可以少做點事。也有保管組的人天真的認為無所謂，都市計畫後變成住宅區，可以賣比較高價錢，完全是典型傳統的公務員心態。殊不知，賣的錢全歸國有財產局，學校一毛錢也拿不到。

當時我認為應該參加說明會，事先我也打聽清楚，知道原來是當地村長有一塊地在農場後方，苦無出路，賣不到好價錢。於是設計將農場土地區段徵收。說明會當天賴村長不知道有中興大學代表在場，發言時大肆批評羞辱興大農場，指稱農場十幾年來沒有一點建設，到處是荒煙

蔓草，在霧峰鄉『生雞蛋無，拉雞屎有（台語）』，應該徵收農場土地大家分。輪到我發言時就不客氣反駁：「剛剛賴村長說的話，已經不是事實，雖然中興大學農場過去建設比較少，但在我接任兩個月來已經有很大改變，到處種花種樹，美如公園。」隨後我話鋒一轉，指著都市計畫圖：「各位鄉親，這裡是興大農場，現在被規劃為兒童樂園、國小和停車場。可是請大家住意，農場後面被規劃為住宅區的就是賴村長的土地。」於是群情嘩然，賴村長雖然急著解釋他的土地只有幾分地，而且畫成住宅區也不是他自己劃的。但鄉民不再聽他解釋，把他噓下台。並轉而請我主持公道，要廢止都市計畫。

由於許多霧峰鄉民的血淚控訴，賴以為生的農地被區段徵收，將無以維生。我決定為中興大學權益、高等教育尊嚴，以及霧峰鄉民的付託，開始反擊。

首先我擬定對抗策略，包括幫鄉民組「反對霧峰都市計畫自救會」，並展開聯署，召開記者會，率自救會及興大師生分頭前往鄉公所，縣政府示威抗議，引來媒體關注與批判。另外也幫鄉民前後書寫十餘封陳情書至監察院，接著以興大公文直接投訴教育部、內政部和監察院。「反對霧峰都市計畫自救會」經過積極連署，反對的地主人數和土地面積均超過半數（達75%）。並在一天之內與陳明造院長連袂拜會當時教育部吳清基次長，內政部吳中森次長、行政院吳容明政務委員、監察

院陳進利監察委員。向他們解釋農場對學校教學之重要性，與學校反對霧峰都市計畫強行徵收土地立場，也獲得他們的充分支持。此外，我覺得應該引發學生愛校觀念，邀請學生會會長吳宏益組織興大學生護地聯盟，全校師生發動連署示威抗議及記者會，一起進行抗爭，獲得媒體大幅報導與關注。讓以為已成定局的霧峰鄉公所和台中縣政府，遭受監察院約談和輿論壓力，極為頭痛。

接著發生「九二一大地震」，地方人士以為機會來了，馬上要求以總統緊急命令，要教育部逼中興大學交出農場土地，供建築僑榮國小臨時教室之用。下午下班前，李成章校長找我去，特別叮囑這是總統緊急命令，要小心處理。我說沒關係，我可以應付。我馬上請自救會鄉親協助清查，台中縣政府在農場附近有沒有土地？果然發現臨近農場附近有一塊三公頃縣有土地。

第二天教育部林昭賢次長主持的協調會。林次長解釋僑榮國小需要臨時教室用地理由後，很客氣請中興大學代表表示意見。當天教務長陳伯中、學務長袁壽廉、總務長郭其珍都到場。大家事前推我代表發言，首先我說：「今天台中縣政府也派代表來，是否請縣政府代表說明你們的腹案？」縣政府代表是個女督學，沒想到我要她講話，嚇一跳連忙說台中縣政府沒有什麼腹案。我說：「沒關係，台中縣政府沒有腹案，我們中興大學倒有一些方案，

可以解決僑榮國小臨時教室用地問題」。

接下來我說：「今天許多僑榮國小的老師家長都在現場，我和你們一樣都希望孩子們早日有教室上課。但是你要用中興大學農場蓋臨時教室，我絕對不同意。我的理由有下列幾點：

一、縣政府在草湖溪旁臨近中興大學農場有一塊三公頃土地荒廢在那裡，為什麼不用來蓋臨時教室？反而找中興大學學生實習用地？

二、臨近水資源局有一塊空地，擺滿沒收盜採砂石的重機械，占地兩公頃。請把這些重機械徵調去救災，空出來土地蓋臨時教室，一舉兩得。

三、中興大學農場有教授進行研究計畫，無故將它破壞，如何向國科會和農委會交代？也有研究生進行論文試驗，現在將它毀壞，研究生不能畢業，萬一鬧出命案，誰要負責？

四、中興大學農場因為有教學研究推廣功能，讓農藝學系畢業生有卓越表現。我國的水稻品種，將近百分之百都是中興大學農藝學系畢業生育成。破壞興大農場，等於毀掉台灣未來農業發展。

五、中興大學農場是向台糖公司購買的土

地，供學生實習和教授研究使用。當初是石礫地，經過幾十年填土改良，才能種植作物，進行實驗。現在要蓋臨時教室，必須把泥土挖掉，填上級配，才能蓋建築物。幾年後，交還給興大時，必須再把級配挖掉，填上泥土，又要經過幾十年改良，才能恢復地力。請問次長是要解決一個小學的問題，還是要製造一個大學的問題？」

此外，我也提醒農場出入不便，且與車樂美工廠臨近，上下班數千名工人及學生擠在同一路口，交通路線複雜，可能造成學童上下學交通安全的顧慮。聽到我這番話，林次長當場笑著說：「我們決定不用中興大學農場蓋臨時教室，請縣政府另外找地方。」化解了第二次被徵收的危機。

這起土地徵收事件歷經數年，學校師生與霧峰鄉親聯合前往鄉公所及縣政府示威抗議數次，召開記者會連署簽名譴責縣政府，開會及北上奔走無數次。其間接獲監察院錢復公函及吳容明政務委員來函關注，相關文件已集結成冊，存放文書組檔案，以供查尋參考。事件終於在三年後落幕，「變更霧峰都市計畫案」終於被撤銷。按當時市價，我至少為中興大學爭回價值二十億元的財產。

一方面打保衛農場土地戰爭，一方面

也帶領農場脫胎換骨。感謝農場同仁卓越的表現，完成許多不可能的任務。多少晨昏，胼手胝足，闢荊斬棘，以拓荒者的心情，開墾農場的每一角落。回首當時，確有筆路藍縷之慨。五年內從無到有，產能由每年十八萬提昇到三、四百萬元，成長1638%。購置建設之財產設備超過一億元。同仁工作量增加二十倍以上，而全體同仁不以為苦，兢兢業業、樂觀進取。同仁不但要負責十八公頃之有機水稻、蔬菜、水果、蜂蜜、酒醋釀造之研發生產、包裝及銷售，還要負責場區之整理美化，市民農園之輔導教學，GMO 實驗之管理，數千坪建築物之清潔管理，各型農機具之維護，還要支援師生教學研究實習。辦理各式講習班，學員宿舍講堂及廁所一塵不染，使得學員及訪客賓至如歸。同仁種種優異之表現，堪稱為全國最優秀之公務人員，當之無愧。同樣一批人，前後表現判若兩人，只能說激勵人心可以發揮強大的力量。

農場厲行有機農業，生產有機稻米、蔬菜、紅龍果、蜂蜜及酒類。並試驗以鴨子控制稻田雜草，蟲害及福壽螺；也在果園飼養鵝群控制雜草。生態多元化，處處鳥語花香，景色怡人。夏夜螢火蟲輕盈飛舞，晚間紅龍果花盛開，更有一番迷人景象。小學生及社會團體前來農場，進行自然生態知性之旅，親睹生態生產多樣化之有機農場，咸感興奮不已。農場多方努

力，配合開放場區供民眾倘佯散步，休閒優遊其間。五年內接受無數次媒體，包括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媒體採訪報導，充分盡到社會教育之責任。感謝同仁為維護農場土地，和我一起走上街頭，免於被地方政府區段徵收之命運。感謝霧峰鄉親，在反對霧峰都市計畫，與我們站在同一陣線。感謝校內校外的許多好朋友，多年來給農場及我個人的指導和鼓勵，感謝消費者對興大農場產品的信賴和支持，伴隨著我們一起成長。

農場五年場長任內，我積極爭取外界包括農委會數千萬元計畫興建學生宿舍、國際會議廳、轉基因隔離實驗室，並成功轉型農場為有機農場。其後被選為系主任，執行教育部中草藥生物科技人才培育計畫，設立四個中草藥核心實驗室。接任總務長，進行一連串採購及營繕風紀改革，推動有機校園，改善學生宿舍設備及冷氣。並支持積極任事的文書組田月玲組長大力進行文書檔案改革，榮獲金檔獎。推行公文線上簽核，大幅提昇興大行政效率。感謝農學院、農場、農藝學系、總務處許多與我共事過的優秀工作伙伴，讓我愉快完成興大賦予我的每一件任務。一流大學需要的不只是一流師資和研究人員，也需要一流行政人員配合。這麼多年來，看到許多行政人員原本有機會，卻礙於壓力或人情，不敢進行改革，不敢嘗試理想，真是可惜。時值九十週年校慶，期許

每一個負責行政工作同仁，都能以戒慎勤奮、堅持理想的態度，沒有私心，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就有機會協助興大師生完成一流大學的夢想。

聯合晚報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
五月卅一日 ● 星期一

星期人物

陳世雄

護產…好好先生不顧形象

挺身捍衛北溝農場 為興大而爭 更為正義而爭

記者金武鳳／特稿

中興大學為了北溝農場的「主權」，最近和台中縣政府卯上了。其中，尤以農場場長陳世雄教授，更是衝冠一怒，一改溫文的書生本色走上街頭抗爭，讓人大感意外。其實，這就是陳世雄，只要讓他「看不下去了」，他一定義無反顧的跳出來。

陳世雄是興大資深教授，一向致力米食技術改良專題，成績卓著。一年多前，學校借重他的長才，要他接掌北溝農場場長一職。他本來無意，在推辭不了下，才勉力而為。卻想不到，因為台中縣將北溝農場部分用地，納入都市計畫兒童樂園預定地，產權之爭，讓他有如接了一個燙手山芋。

一年多來，為了「護產」，陳世雄奔波於申訴和協議之道。陳世雄為了北溝農場之事，多方和縣府接洽後，發現在這場「主權之爭」事件中，受害的不只興大，有更多農民和小老百姓，也在無力抗爭下，土地被納入都市計畫，面臨財產被強力徵收命運。

「他們求訴無門，真是可憐！」就為了這股「正義」，陳世雄好抱不平的毛病又思，所以，一年多來，他不只為興大「護產」，更為一群無力自救的農民奔波。他幫他們寫陳情書，協助農民們籌組自救會，更為他們大聲疾呼，希望縣府能施仁政，多多聆聽小老百姓的心聲。

長像斯文的陳世雄，為了這次的抗爭，生平第一次「走上街頭」進行抗爭行動。他不好意思的說，實在是對政府的「濫權」看不下去，所以，只好不顧形象豁出去。像這種力爭公平正義的事，陳世雄不是第一次做，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

他為了反對廢除聯考，也曾幾度大聲疾呼免試升高中將帶給學生更重的升學壓力，也會有不公的流弊產生。所以說，只要看不慣，他是絕不妥協，這就是一向有「好好先生」之稱的陳世雄，給人的另類印象。



黃于誠／繪圖

聯合晚報 88年5月31日以不顧形象形容我為維護校產不計毀譽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作者簡介

- 1981~1991 年本校保管組主任
- 1991~1994 年本校總務處秘書

中興回憶錄



省立農學院

臺灣省立中興大學

中興大學校友會黃天久先生與吳敬恒先生合影。

当我從賴文術先生處找回台灣首
現與國立中興大學二支校牌時感觸
1. 也去做廢書賣掉。尤其台灣有
2. 即支校牌係吳敬恒嘆
= 當時所題，也是本
3. 一支校牌，对于新
4. 有板金廢棄代，已
= 裝。(黃天)

作者：黃天久 秘書

敬啟者：

自從參加本校的校史館座談會後感觸很多。老一輩的人陸續凋零或身體不如意，如我寫這封信時舊病復發，即美尼攸氏症引起的頭眩暈，醫師要我暫停寫文件，唯有停止下來讓頭腦休息。

年齡超過八十歲的人，身體不如意是屬正常。我對校史館的事情，有很多話不儘早講出來，若癡呆症加重就無能為力了。

聽說，校史館小組人員開完座談會後，由田月玲組長帶領吳育慧、呂雅惠、李雅玲等小姐，前往退聯會拜訪，拜託退休人員寫校史，可見他們有心想去辦好校史館工作。尤其呂雅惠小姐來電話，詢問日籍教師岡彥一老師事，混凝土研究中心建物照片，吳育慧小姐發現興大七十年的校史發刊年度等事情，可見有在開始工作。

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雖然稍晚一點總比停在那裡不辦擱置要好很多。我期望成立校史館已等太久了。

由於歷任校長或其主管人員，對校史毫無關心者很多，致使校史館的工作停在那裡無進展，我們退休人員又不便去詢問校史館事。

我記得東海大學似創校三十年就開始編寫校史。本校若能在民國六十年代就有校史館者，可收集到很多文物，可惜大部分的校長都未能注意到這種事情。

我於民國七十二年接觸到「日本榕畔會史」（即本校前身日本時代校史），詳可參閱興大校友第 18 期第 56 頁榕畔會史與本校歷史關係。我當時讀完該史後感覺到值得參考就影印下來。我在民國七十年代中期就很希望本校也有一本校史，很慶幸在創校七十年的那年，即民國七十八年在陳清義校長督促下，由歷史系黃秀政教授等編輯委員的努力，完成第一本校史命名為「興大七十年」。

當時我擔任保管組主任，也參與這本校史工作，提供老相片，製作不同時期著色校園分布圖，並撰寫創校至民國七十八年的校園發展。（受篇幅限制未能詳述至憾）。

本校有了「興大七十年」校史後，創校八十年也寫了一本「國立中興大學校史（稿）」，另外農資院在其後編寫了一本「傳承與發展」。在老學系裡農藝學系也編寫了一本該系創系八十年的「興大農藝八十年」特刊。該特刊我也提供老相片外，最末頁寫了我在農藝系工作的事情。（受篇幅限制未能詳述）。除上列單位以外，森林學系也算老系未知有否編寫系史？農業化學系是日本時代戰爭中成立之科系，在民國四十三年分為土壤系與食料系，不知有否編寫系史有待查明。

回想未退休前就很想學校儘快在「興大七十年」出版後設立校史館（室），奈因行政大樓有藝術中心等單位，無法抽出

空間可做校史室。在此時期新建「中正紀念堂（即惠蒸堂）」工程未完成。當我擔任秘書時離退休時間大概剩二年半左右。陳校長的任期比我晚半年左右。

我在前面說過，於民國七十二年左右接觸過，「日本榕畔會史」後，就請校長出版校史與設立校史館，校史如期出版惟校史館仍闕如。

校史館需要歷史文物，因此我在擔任保管組主任之便，注意各單位（尤其老系）的物品報廢時，若能留為校史館使用者儘量留下來。在離退休一年前更感覺到校史館的歷史文物最重要者是歷屆校牌。

日本時代本校從台北遷移來台中後，應該有二支校牌，第一支是“台灣總督府台中高等農林學校”、第二支是“台灣總督府台中農林專門學校”，此二支校牌似在民國四十年左右，在當時的“兵器庫”內看到，（即後來的體育組再轉為混凝土研究中心的建物），由於我當時進校不久又沒有人關心校史，後來這二支校牌去向不明未能找到。

日本於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戰敗投降，周進三院長於同年十二月五日接收本校，學校的校名改為“台灣省立台中農業專科學校”，因此第一支校牌是上列“台灣省立台中農業專科學校”，至翌年九月學校就升格為“台灣省立農學院”。

台灣省立台中農業專科學校與日本時代最後校名“台中農林專門學校”，二支

校牌字意差異不大，也許就未更換校牌。這是一種猜測尚需要查詢當時的老學生。

今年九月間我向住在美國的胡兆華教授請教，該校牌確實有更換。新校牌未放在校門，豎立在忠明路與國光路交叉點（當時尚未有國光路），後來該校牌如何處置不清楚（胡兆華教授係日本時代進入本校就讀，民國三十六年日制的台中農業專科學校畢業。胡教授對周校長接收時段的事情很清楚。）

寫到這裡有一件事需要告訴大家，「興大七十年」校史的大事紀遺漏了「台灣省立農業專科學校」，從日本時代直接變為「台灣省立農學院」，很多記述也是如此編寫，請大家注意不要遺漏。

第二支校牌“台灣省立農學院”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立牌，係黨國元老吳敬恒老先生所題，是年八十二歲（尚須查明），可說很重要的校牌。第三支校牌是升格為“台灣省立中興大學”，係當時的台灣省主席周至柔氏所題。最後一支是由省立升格為國立即“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興大學之木牌未再使用是民國七十年新行政大樓完工，校門改建在興大路與學府路的交叉點，係混凝土建物，校名鐵字直接焊接在柱上，國光路舊校門就關閉，木製校牌就不再使用。

本校校牌總支數按創校至今應該有十支校牌（校名），日本時代在台北有四支，在台中有二支，合計六支。民國

三十四年十二月接收至今有四支校牌，總共十支校牌。

我在退休前有必要先找接收以後的校牌留給校史館用。甫開始時有點緊張，因手上一支校牌也沒有。第一個壞消息是獲知數年前舊行政大樓東面三層建物的地下室，曾經發生火災，“台灣省立中興大學”那支校牌在那裡被燒毀，真是很可惜。不過很慶幸國立中興大學那支校牌在小禮堂旁邊的保管組小倉庫內找到。

最後一支“台灣省立農學院”校牌最重要，有一天與我很熟的老友昆蟲系葉金彰教授，在閒談當中問我：「你知道台灣省立農學院的校牌在哪裡？」整個告訴我那一支校牌，學校升格卸下來後，移到昆蟲系的前因後果，目前當作書架板放書。

當我聽到校牌在昆蟲系時高興不已，第二天請保管組廖、林二位先生去昆蟲系搬回該牌存放在保管組。為感謝昆蟲系多年保存校牌，以總務處經費買了一組書櫃送給他們使用。

我退休前終於找到二支校牌，雖然仍欠台灣省立中興大學那支校牌，有必要時可復刻方式重作新牌來彌補。

我於八十三年五月一日退休，因過於關心校牌與留給校史館用文物器具，每年新年團拜或有機會去保管組時，就問校牌等事，可能太關心過頭被認為老頭很不相信他人，每次來保管組必提此事；「我們都有妥善保管，你可放一百個心」。

除了校牌外也告訴他們，要留給校史館的文物，在小倉庫與舊行政大樓原庶務組辦公室也有，若有移動時告訴我，我會回來協助處理。（我的早期中華農學會報及農藝文獻也暫放保管組）。

由於退休很久又沒聽說要成立校史室，後來就不便再去保管組打擾人也不再問校牌等事了。

大概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下旬，有一天晚上當時的學校主任秘書黃木秋老友打電話來我家，請我回學校幫忙找校牌，我告訴他校牌二支都在保管組，向他們要就有了。也許當時我說話認為這是一件簡單事，向保管組要就有了。

黃木秋主任秘書立即改變聲音，認真的告訴我，李成章校長想要成立校史室，最重要的校牌已找了三天，校內校外能找能問的場所都查過了，可是找不到。最後檢討結果，大家認為非請黃天久秘書回來幫忙，否則這二支校牌一定找不回來等…云云。

我聽到此話後很震驚，保管組要我可放一百個心！現在校牌怎麼不見了。翌日上午我先去保管組瞭解遺失原因，然後與黃木秋主任秘書在學校找了二天，還是未能找到。最後向事務組要了標購廢品的商人賴文彬先生的電話號碼就離開學校回家。當天下午五點鐘我打電話給賴文彬先生，先說明二支校牌對學校而言非常重要的文物，不知是否標購廢品時一起帶出

來。他立即答應要去倉庫查看。（住家與倉庫有一段距離）。

大概晚上八點來電話：二支校牌都在倉庫，一支是“台灣省立農學院”，另一支是“國立中興大學”。我聽到此話後沈重的心情都輕鬆下來。然後我向他表示將這二支校牌要帶回學校，要不要支付給你費用，他立即說：「你是我的恩人，那敢要費用。」（他提起我是他的恩人是不敢當，我只作了應改革的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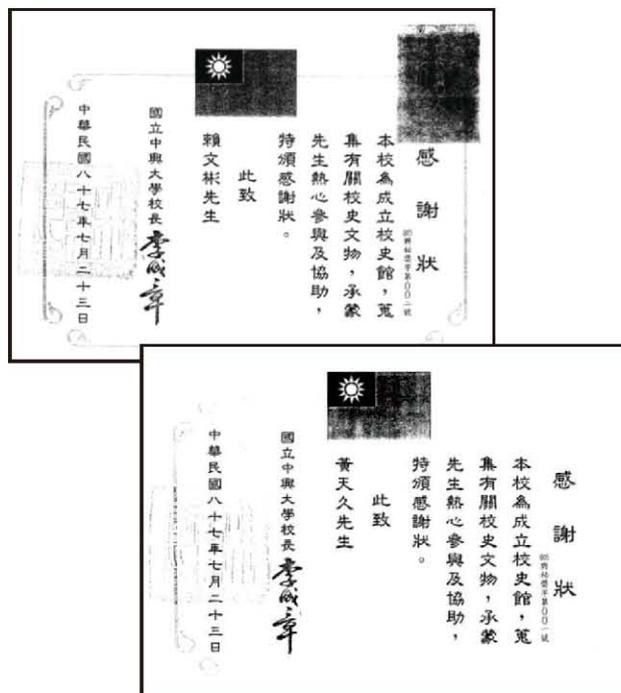
我與他約好翌日上午去他的倉庫拿校牌，第二天先找事務組張靜波先生開車，將這二支校牌運回來學校。這一次不敢放在保管組直接送到三樓校長室。

我終於作完了一件事，可是小倉庫與

舊行政大樓裡的文物早已不見了。連我的中華農學會報會刊與農藝文獻都不見了。我個人也損失不少。

學校為感謝找回校牌事於 87 年 7 月 23 日特頒感謝狀給賴文彬先生與我。

李成章校長獲得校牌後開始佈置校史室，復刻“台灣省立中興大學”這一支校牌。



致賴文彬與黃天久感謝狀
圖片來源／黃天久秘書

三個不同時期之校門牌，臺灣省立中興大學校門牌為仿製品
照片來源／本校校史館

整理文物需要時間，尤其第一次校史布置更費人力。我在民國 89 年 9 月 16 日的自由時報看到興大校史室成立，校名牌牌站的報導，並看到三支校牌的相片，感觸良多。“興大七十年”校史出版至民國 89 年，始有初步的校史室。這期間只有一位校長想作校史室的工作。（含改建小禮堂）

李成章校長卸任至今又過了九年才有校長想成立校史館，這實在太長了。可見大部分的校長都未注意這件事。茲將自由

時報的校史室報導影印給大家參閱。

在該報導內可發現民國七十年現在的新行政大樓工程完成，行政單位要搬離舊行政大樓時，很多單位對具有歷史性重要文件，都不重視而拋棄。如陳伯中教授撿拾到的日本時代學生成績單及文物，保管十年之久悉數捐給校史室，若未成立校史室不知還要保管幾年。尤其當時文書組拋棄很多文件，如我撿拾到的民國 11 年學校帳簿，紙張用高級厚紙外皮燙金字，這種具有歷史物品，隨便拋棄在舊行政大樓榕樹旁，我若是不撿下來翌日可能被燒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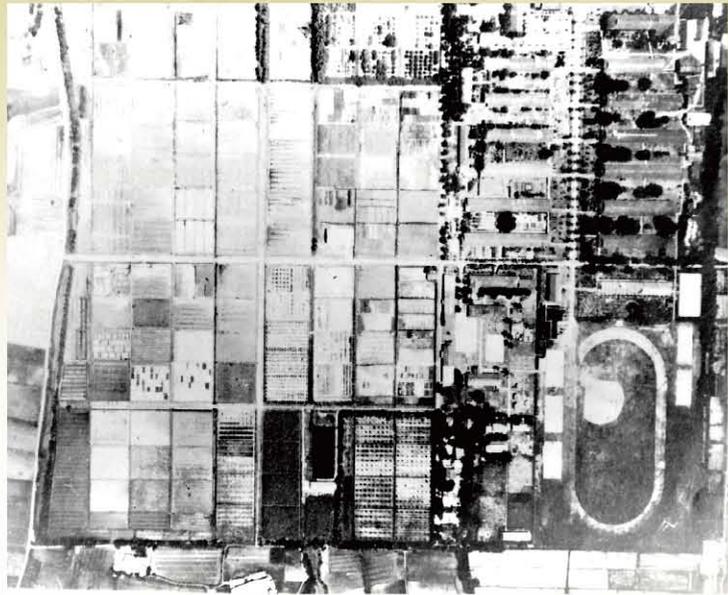
文書組應該有我放在農藝系至今尚未找到的三張學校規畫地圖，一張是平面地籍圖填寫所有權人、一張是平面地籍圖上劃出填土 +cm 或 -cm 的規畫圖，第三張是當時現有臨時建物圖上規畫將來的本建築物平面圖，其規模如台大的現況。（台大的現況基礎是本校前身學校所建立）可惜本校在民國四十年代中後期，開始改建時各自為政沒有遠見，以致規模縮小原來之規畫也消失了。

當時的文書組長不悉日文，也不找來熟悉日文者幫忙，搬遷時滿地都是文書組拋棄的文件。有些人對自己保管的文物不重視。舉一例，舊惠蔭堂於民國七十五年左右，當時的貢校長申請到經費決定拆除重建。

在規定搬離日期以後，我基於保管



自由時報的校史室報導影印
圖片來源／黃天久秘書



臺灣省立農學院時期 (1945~1961) 空照圖
照片來源／本校校史館

組主任立場，前往惠蒸堂查看房間。首先看到本校主辦大學聯招考卷（含夜間部考卷）未處理。我打電話給教務處與夜間部，他們都認為已過保存年限可以不要，我告訴他們不要也作廢紙處理送到紙廠，並派人監視放入紙漿槽較為妥當，否則被拿去包東西就會出問題。

另外一件是我看到地上有一個木箱，上面寫著「重要文件」我打開查看發現是早期歷屆畢業證書存根聯放在裡面。早期的畢業證書常被偽造，若是被查到偽造證書需要核對存根聯號碼時，發現找不到存根聯者是一件大事了。

我立即通知註冊組洪主任請立即派人將該存根聯帶回保管。還有一件是湯惠蒸校長的銅像與蔣中正總統的褒揚字殘留在裡面似沒有人管理。我打電話告訴營繕

組，雖然要改建的名稱定為中正紀念堂，改建後湯惠蒸銅像還是會放在裡面的一角，請營繕組辦理卸下工作並放在電話室房間內以免遺失。

由上列之例可見有些人不重視身旁的文物。

日本時代的小禮堂為日本學生與早期畢業生的回憶點，為保留日本時代原貌重建是一件好事，李成章校長在任內把這一件事完成。真是善哉善哉。

在當時很多人都以為日本時代的房屋都不存在了。我告訴他們日本時代的房屋還有一間，即是混凝土研究中心前面的房屋，日本時代是學生軍事教練的兵器庫，從「興大七十年」校史第 32 頁建物圖，混凝土中心的建物有二種顏色，前面的建物是日本時代的青色，後面建物は橘紅色，是該中心自行加建的房屋。

混凝土研究中心於民國九十六年下半年，開始搬離該屋遷入原金屬中心房屋，因此學校擬將該中心建物全部拆除。

當我聽到學校要拆除日本房屋最後一間之兵器庫時，向幾位校內人士請教保留兵器庫，惟都不得要領，最後在情急之下於 97 年 5 月 12 日寫了一封掛號信並附四張不同時期學校平面圖給蕭校長。請學校暫緩拆除兵器庫，很遺憾沒有下文就拆除該屋了。這件事情我在“興大校友第 18 期” 55 頁有說出來，惟於事無補是一件遺憾事。

我常在關心校史等事情時遇到挫折，若是與事實不符時不講出來就不舒服。很多歷史是想像中寫出來，包括本校歷史也有這種現象。有機會再來談。

我在這裡想起第一任院長周進三氏處理二二八事件，在事件發生時台中有謝雪紅組成二七部隊任總指揮煽動學生參戰，其部隊戰場打到埔里烏牛欄橋地區，（即愛蘭橋地區）甚至延到日月潭。事情平息後二十一師一直要求周院長將其所指定教職員生交給部隊處理，可是周院長始終堅持本校教職員生都未參與事件或思想很正常而未交人。只有學生參與者令其寫悔過書（日文）代為處罰。

二二八事件之文件一直由教務處曾運先生保管，由於曾先生屆年退休，這些文件移交給文書組仍以機密文件保存。我是在民國七十七年要找本校校史資料時無意中看到。由於機密文件無法詳細閱覽，直感一件事是周院長始終堅持保護師生，因此除簡天來老師離校外，另一位教數學的林老師後來被關 10 年的傳聞，其餘都平安渡過這災難。

現在有關二二八事件文件都開放，據說本校該文件送交中研院二二八事件處理中心，我想應該影印一份交回校史館，有必要時將其當時周院長處理情形公布出來。

去年秋據報紙報導，以前曾留用至民國 39 年 7 月的日籍教師玉井虎太郎氏的公子，遵照其父遺囑，凡與本校有關相片

試驗資料，送交本校作處理。其資料目前可能在文學院，最好送交校史館。然後請植物系（現改為生命科系）林正宏教授等人共同整理作成一片 DVD 供有關科系參考。

玉井老師是陳清義校長之博士論文實際指導人，可惜陳校長已逝世，否則這些資料他最清楚。玉井老師係本校前身第一屆畢業，與五名中華民國留學生關係最深密，故有他們之相片。我在興大校友 18 期內有玉井老師之報導，其中有一張五名留學生合照的相片，這張相片是向文學院借來者，可見有很多相片在文學院。

我對玉井老師印象最深刻者，在民國五十年代中期，玉井老師曾經受聘為短期講座，回來植物系講學，當時擔任協助人為故陳清義校長。因時間短暫講義不得不分給三、四人將日文翻譯為中文，我是其中的一人。其文章寫法很特殊句間很長反語又多，至今印象很深。

2007 年 12 月北海道大學的中山恒義教授來本校尋找其父中山二郎教授在本校前身日本時代服務資料與其出生地。由於在學校未獲進一步之資料前，改想問我老農學院人。於十二月中旬由李季眉副校長，田月玲組長、劉清潭組長帶領的一行人，在未事先通知我的情況下，來到向上路興大六村的我家找我，詢問中山二郎教授在本校前身日本時代服務資料，在何處可找得到？

由於事情來得突然，未有準備情況下，要其父中山二郎氏的服務資料，當天無法立即找出來。答應再過幾天會找出台北時期與台中時期的服務資料寄給他。至於出生地點大和村（即目前的模範村）大部分的日本宿舍都已改建，只是帶他走馬看花繞一圈看殘餘幾家的日本宿舍而已。目前最完整的日本宿舍是六村西側的孫立人將軍所住的宿舍。

我於十二月下旬依約找出中山二郎氏的服務資料，三部分全部影印寄給北海道大學中山恒義教授，告知其父在本校前身服務年資共七年六個月餘，林學士、林科教師。

我也將所寄資料附便條告知李季眉副校長及林富士院長，已於 2007 年 12 月 24 日寄出。

關於中山恒義教授想知道的出生地點，我於去年六月底找到日本時代戶籍資料，想再進一步查對時，很不巧遇到日本導遊“市村一郎”不守信用，未將榕畔會史交給我，引起不愉快的事情而被打斷。不過後來我冷靜想到其出生地，應該是離興大六村二條街巷之所在地，即以前農學院王志鵠院長所住宿舍。（舊地址是模範東巷 30 號。）

該宿舍於民國六十年代後期，改建分配給博士級教授及特殊教員。由於農學院教授多人配到該宿舍因此認識才瞭解此事。

中山恒義教授一直很想知道他的出生地與台灣當時的情形，本來我準備了三本石教授所著作的台灣歷史小說，與告訴其一家人於民國 35 年十二月留用人員最後一班航船回日本的情形，惟留作他下次來校時再說。

關於這次學生記者打電話來我家，問我擴大校地經過情形，我只能告訴她在何處有資料，先瞭解土地徵收經過後再作整理。很多人以為擴大校地是一、二位校長倡導就土地徵收完成了。很少人知道實際是經過四位校長才完整辦好這個工作。

若要說明擴大校園之經過，最好以航照圖來說明最為方便最清楚。在編纂“國立中興大學八十年校史”（稿）時，我曾經拜託森林系呂金城教授向航照所申請本校航照圖，後來不知結果如何？（航照所森林系畢業者占多數）

聽說田組長等人有去森林系拜訪馮豐隆教授，不知有要到航照圖？若有連續幾年比較容易核對校園發展情形。從航照圖來檢討校園發展與缺失。尤其反對擴大道路或占地不讓者來參與檢討。因此必須拷備航照圖。

另一件事：該系林子玉教授，生前有參與榕畔會史之編輯，從農學院至國立中興大學之發展經過，都是林子玉教授提供資料編寫。林教授於去年逝世，其公子將所有榕畔會史的資料都移交給洪國榮教授。可拜託洪教授提供校史資料。



1949年8月1日林子玉教授（中間）參加臺灣省農學院能高林場成立紀念照
照片來源／森林系馮豐隆教授

本校校園規畫最後由羅雲平校長完成，惟羅校長之雄志未能伸展，本校有部分人未配合，使其道路寬度修改很多次，建築規模未達其意，真可惜。

台大的校園道路寬度，館與館之距離，一進入就感覺不一樣，其實其基礎是本校前身所規畫。

日本時代在太平洋戰爭末期規畫台中校園的野矢教授還是很有遠見的設計者。在規畫本建物之館與館之距離，道路寬度比目前大很多。只是我們無視該計畫，真可惜。

我在興大校友第 18 期內，有提到第一屆學生有五名中華民國留學生，日本打敗戰後闕榮興與魏烈來台灣工作。闕氏擔任農林處（廳）主任秘書，也是陪同周進

三院長來台中接收本校之一員。（另一員可能是林肇文氏）。本校早期之同學會由闕氏與陳茂詩老師所建立，闕氏以同學會理事長身分在榕畔會史內報告創會至各年召開校友會活動情形。他是一位很活躍的人，茲附榕畔會史之報告文讓大家瞭解。另一位是魏烈氏就任台東農改場場長，由於早期台東離台中交通不便，不知其情況。

在這裡有一很巧合事，如前述第一屆有五名中國留學生。但在日本時代末期也有三名中國留學生。農科二位、農化科一位，他們在民國三十三年入學，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戰敗後留學生身分就消失，三位都以最後的專科學校畢業，都在台灣工作。

我有緣與這三位留學生都很熟悉，尤其胡兆華老師畢業後留在農藝系擔任助教起任。後來赴日本進修獲得博士學位。他在民國六十年代初期擔任農藝系主任，並向農委會申請第一架動力插秧機試驗，我也參與工作完成試驗。翌年在農委會領導下作大面積栽培試驗，當秧苗發生立枯病，農委會黃組長來問我對該病防治法，由於市面無此農藥，告知向日本三共農葯公司購買 Tachigaren 藥品，終於控制該病完成試驗。

胡兆華老師後來提早退休，赴美國種子公司工作，在那裡育成很優良水稻品種，對該地區貢獻很大獲得農業獎。

他對本校歷史也很重視，曾經寫過系

史交給農學院，農院似要交給校史單位。在之前與宋德喜教授接洽過寫校史的事情，可能要請教宋德喜老師。胡老師每年秋從美國回來台中，屆時可請他來學校參與工作。經我尋找在興大校友第 17 期 37 頁，有一篇胡兆華教授的「校史補遺」，另一篇校史在台中農牧場楊嘉凌博士處。他日可要一份 CD 片存放於校史館參考。

留學生第二位是馮文權氏，農科畢業後進入農林廳工作，最後以農業統計科長退休，目前住在中興新村，年歲已大較少出門。第三位是農化科畢業，然後進入高雄硫酸銨公司，最後升到工程師。很可惜十多年前已逝世。（其名為傅德馨氏）

在這裡有二件事要告訴大家，記得前年胡兆華老師向蕭介夫校長要求舊糧食作物研究所作為本校農業文物館，當天我也陪他去拜訪蕭校長。此外還有一位學校的老師也一起進入校長室。他可能知道我是老農學院人，他向我說是江瑞湖的兒子。（其父親應是環工學系當過系主任退休，我一時想不起來），江瑞湖教授是昆蟲病系退休的老師，我對她印象最深者，她是植病昆蟲系第一屆畢業，該屆只有四人畢業生，江老師與陳脈紀教授，留在學校任教。

上列該人向我說明，他對於本校前身第二任校長大島金太郎氏很欽佩，因此對其生前行事錄從台灣找到日本，並且翻譯做中文，也給了我一份，目前一時沒找

到，不知有否該報告給校史館，若無者，我再來想辦法要一份。（此人名字可查得到）。經查大島金太郎校長報導文，在興大校友第 17 期 70 頁有刊出（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作者是本校研發處技術師陳紹光先生。

另一件事是校史最重要的文件，民國卅四年十二月一日行政長官公署，向學校發第一號公文，即派令周進三為本校校長，並接收日本學校。此公函從校史觀點來看，是一件很重要的歷史文件。以前所影印者係黑白文件，印泥顏色無法表現出來，現在可用彩色影印並裱褙展覽。

寫到這裡遺漏了一件事，此事若能查清楚者，也許可列入校史大事紀。

在日本時代太平洋戰爭末期，為培養速成青年教師，在彰化八卦山上設立了“彰化青年師範學校”以備戰局之需要。由於成立不久日本就戰敗投降。經接收後行政長官公署決定廢校。在校日本學生遣送隨其家人回日本，台灣人學生分配至當時的專科學校，我所知本校也被分配之一，農化科二人、農學科一人，林學科不知幾人，職員一人。很早以前我曾經向註冊組說明此事，請他們調閱學籍簿及有關文件，查明實際人數做一處理。由於事關校史，又未成立校史館就不了了之。現在既已成立校史館，應將此事查明清楚做一交代。至於是否列入大事紀即可討論。（該校農具似由本校接收）

日本時代舊圖書館的書籍資料內，有台大附屬農林部之一部份資料，可去圖書館尋找。（有段時間圖書館想該舊書籍資料毀滅，經考慮後應有保存下來）

民國四十年初期之校園航照圖，若未能找到者可從這個時期的畢業紀念冊複照。該紀念冊可在圖書館內找得到。

最後一件事想向大家請教。由於學校一直未設立校史館，因此沒有機會提起校史的事情。本校前身成立於日本時代的民國八年，至今年正好九十週年。這當中日本時期校史佔了 26 年，也就是至任何年其比例是 26/N 年，因此也應該蒐集這 26 年的歷史文物。日本榕畔會會員，其年歲都超過八十多歲，如金兵忠夫老師今年應是 98 歲了。

我一直想既然日本時代的校史無法否認，這些年代的學生文物如各不同校名的畢業證書，或其他證明文件、相片等。應向日本榕畔會要求幫忙收集資料，可放在校史館展覽。

近幾年日本時代中等以上的學校校旗，以“後繼無人”情形下，紛紛送來台灣的學校。本校前身校旗只在會史內看到照片，未知目前有否保存校旗？有必要接洽。本校校友會不知與日本榕畔會間有否連繫，若有者可利用此途接洽。

上列意見是我個人的想法，未知大家有何意見。

我基於上列想法，常想校史室應有一本榕畔會史，此會史最好由日本人會員來捐贈校史室（館）。

在前年七月間昔日的老友，以前的台中市農會總幹事何振田氏來電話說：「你是中興大學退休，拜託你幫忙日本友人市村一郎氏，尋找中興大學校史資料，俾便他今年召開關東區榕畔會年會使用。」市村氏寄給我的名片職稱是關東區榕畔會事務局長。

自從知道榕畔會要本校資料後，我在短時間內先去秘書室要來「興大七十年」及組織規程等資料，第二天去農資院要了「發展與傳承」及林管處的資料，最後去宋德喜教授辦公處要來他的校史著作，合計六公斤餘用航空寄給日本的市村民。據他來信，會員第一次看到本校校史。我特別敘述日本時代校史部分翻譯做日文讓他們瞭解。

我為讓會員更能瞭解昔日老師的名字與授學科目，從昭和十四年台灣總督府職員錄，影印台北帝大附屬農林專門部的教職員名冊（即本校前身校名）讓他們去回味。

另外影印了台中市的小學及市村所讀的溪州小學的老師名冊，讓市村去回味。市村將資料在會場給會員看了後，大家都非常感動，並說第一次看到。不過還是商人的市村腦筋轉得快，想到其導遊職業資料，前後多次來信要求其所需資料，最後等於從台北州起中、南、東等區域的日本小學及中等以上學校的教職員名冊全部

一百多張都影印寄給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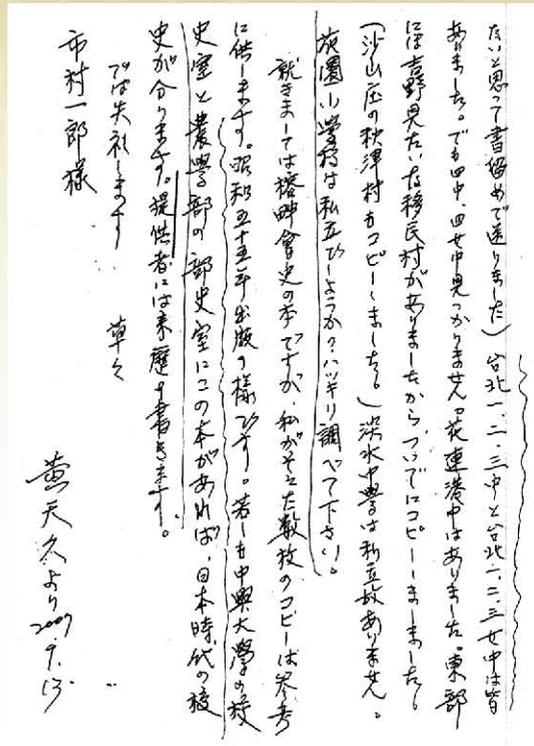
市村氏對我要求實在不少，我都依他之意完成。因此我就寫信給他，請以榕畔會事務局長身分，向會員徵求是否有人願意將榕畔會史捐贈本校校史室，條件是除給感謝狀外，用影印本還給他。捐贈本一般都會記述來源。

在這期間市村從日本來電話，道謝我所寄資料全部收到。我利用這機會提起捐贈榕畔會史的事情，他只知有榕畔會，不知有榕畔會史，我第一個反應就知道他非會員，未看過榕畔會史這本書。因此我就影印榕畔會史的校史誕生祝詞，目次、編輯委員、資料提供人、出版社等共六張資料寄給他作參考。可是此人得到此資料後就不再與我連絡。至去年七月初由森林系退休教授廖坤福氏帶他去圖書館，將從植村會長要來的這本榕畔會史作為本校日本時代學生卒業報文上網工作為交換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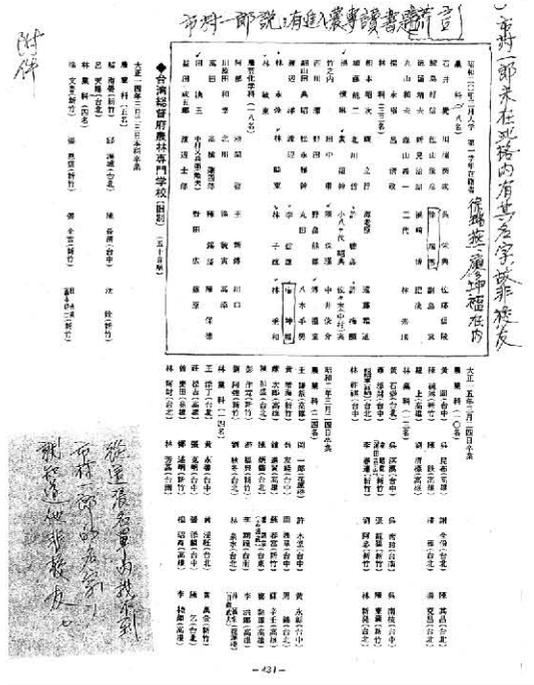
我第一次遇到如此下劣的日本人，若要真正學術的文獻來上網，比學生卒業報文好幾拾倍的論文，在那裡我都可以告訴他。很可惜此人畢竟是掮客商人。

我對此事只向老友何振田氏抗議外也感覺很無奈。本來校史室可獲得一本榕畔會史，現在只有另想辦法。

茲將我與市村一郎間的書信及他未進入本校就讀的名冊一併影印供大家參閱。



與市村一郎間書信
照片來源／黃天久秘書



昭和二〇年三月入學第一學年在籍者名冊
照片來源／黃天久秘書



我對市村的人格至今無法瞭解，他在信內非事實的事情都敢編故事，讓你相信他是校友。可是那年入學名單內卻找不到市村一郎這個名字。

我問了溪州一位日本時代與市村就讀溪州小學的朋友，他告訴我，市村是長期在台日間做生意的商人，有利可圖的事不會放過，至於無利用價值者有何不敢拋棄，是一很現實的人。凡是原台中州日本人小學或中等學校同學會都以導遊身分插一腳。

我又想起一件事。校史八十年「國立中興大學校史（稿）」增加人物篇，其中校長部分由歷史系吳昌廉老師擔任，由於未能找到每位校長任內完整的建設事項，找到我來，我提供了李崇道，貢穀紳、陳清義等三位校長的主要建設事項。

周進三院長也提供一件事，由於胡兆華老師最清楚那一段事情，因此提供了胡老師美國地址與 E-MAIL，由吳老師直接與其通信。結果記錄在該史第 377 頁末段，「由胡兆華先生代表校友致送“興學薰陶”錦旗以資紀念。這件事胡老師很早以前曾說過。」

二年多前我在周朝榮先生家看過胡兆華老師致送錦旗給周院長的相片，地點在台中火車站廣場。這張相片雖然有一點老舊，從校史來說很重要的一張相片。此外還有二張室外相片由林金藻主任陪伴其要乘坐校長車的相片，這二張保存得很好。周先生那段

時間在校長室工作才有此相片。

請設法與周朝榮先生連絡借用相片，複印時多印二份，一份送胡兆華老師。

以上想到那裡就寫到那裡，沒有系統整理，以致很難讀，請見諒。我對這個學校有很深的感情，對校史的事情未退休前就很關心，惟在事情接觸中常發生挫折。

本校校史館似成立的太晚，從興大七十年算起，經過廿年當中才有二位校長出來整理校史工作，可見關心校史的校長實在太少。我想校史工作不是掛幾張相片或文物展覽就了事，校園發展的障礙與成效都要研討發表，讓大家瞭解校史。期望以後的校長都能繼續重視校史，請你們繼續工作。

最後祝大家身體平安，校史工作順利完成。

此致

黃寬重副校長

黃銘崇老師 田月玲組長

吳育慧小姐 呂雅惠小姐 李雅玲小姐

校史委員

特致宋德喜教授

退休人員黃天久 敬上 2009.7.12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作者簡介

- 農發會畜牧獸醫科技正
- 台灣養豬科學研究所所長
- 1987~1993 年本校獸醫學系系主任
- 1994~1997 年本校主任秘書
- 1999~2000 年本校獸醫學院院長
- 現任職本校獸醫學系兼任教授

社會變遷中的 獸醫教育

作者：吳福明 教授口述



吳福明 院長
照片來源／中興大學秘書室

早期獸醫是隨著農業發展作編排的。

從日據時代講起，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台灣的農業教育是一個重點，當時日據時代台灣是日本一個南進的基地，對台灣的建設不遺餘力，土地資源的調查、開發、都市規劃都是許多專家在推動進行。像台北市的都市計劃、自來水的供應系統，都是延用當時的規劃。以前的總督府就是現在的總統府，蓋得比當時的日本的建築都還要先進。台北的台灣銀行亦是規模很宏偉。對於台灣的建設，港口、鐵路都很有規模。

農業方面也是一樣，因為當時是農業社會，所以投資在農業社會建設是重點，台灣等於是一個穀倉，要供應日本南進所需的軍糧，因此日本對台灣的農業投資很大，許多專家都派到台灣來。二次大戰後，這些專家部份回到日本擔任各領域的領導者，一部分留在台灣繼續做工作，有這些人對台灣農業的投入，因此台灣當時的農業及農業教育也跟隨著日本一

起發展，這些專家所培養的人材，也對台灣有很大的貢獻。在獸醫方面及畜牧方面人材，可例舉：林本欽、林再春、劉永和、蘇祐明，前三位在「淡水家畜衛生試驗所」服務，後來被派到農復會，農復會就是早期的農委會，三位對台灣有很大的貢獻。二次大戰前，除了在農業以外，台灣當時養了四萬匹馬，配合四萬匹戰馬的飼養，相關的飼牧管理人才都有，這些人才變成當時的農教教師。二次大戰後，延續戰前農業基礎，台灣仍是農業社會，當時台灣的農產業以生產米和糖為主，民國 36~38 年台灣外匯是靠台糖賣糖撐起來的。光復後台糖接收「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在全省各地建了許多製糖廠，種植大量的甘蔗，需要大量的肥料，於是開始大量養殖豬隻供應肥料，那時的豬種是本地種（再來種）、美濃種、頂雙溪種、桃園種等華南豬種。上述豬種生長速度慢、肉質又不鮮美，經濟效益不高，為了提高經濟效益，引進外來種約克夏豬種做混種，混種之後效果不錯。



農業老兵手抱盤克夏新一代種
左起／林再春博士、王寧博士、蘇祐明博士、余如桐博士、江恒雄先生
照片來源／推動台灣獸醫畜產界發展的手



桃園豬種

照片來源／獸醫學院董光中副院長拍攝於日本東京大學

台糖隨著養豬規模逐漸擴大，成立「台糖畜產試驗所」共分成育種、飼養管理、飼料及畜產研究四大部門，延聘了許多專家，聘請台大畜牧系的戈福江教授來主持畜產研究的工作，不斷地從國外引進品種與育種，研發出市場接受度較高的混雜品種，以白豬和約克夏加藍瑞斯種雜交作為母系，以杜洛克種作為公系，三品種雜交後產出的品種肉質鮮美多汁，頗具經濟效應。

大規模養殖豬隻後，疾病也接二連三



農復會顧問紐森博士、技正李崇道考察中南部畜牧獸醫業務

照片來源／家畜防疫四十年

的出現，主要有豬瘟及豬丹毒兩大疾病，很多豬隻因此病死，損失慘重，於是從國外進口磺胺劑抗生素治療豬丹毒，但豬瘟是病毒性疾病，要治癒比較困難。光復初期豬瘟的危害仍然很大，當時「淡水血清製造所」用軍馬來製造血清，後來因馬的數量不夠，血清也跟著不足。「淡水血清製造所」也負責台灣動物疾病的監控及疫苗的開發，於是「淡水血清製造所」況永樂所長便網羅李崇道當技師，況永樂所長後來回大陸，李崇道則留在台灣繼續研究開發血清疫苗。隨後李崇道到農復會服務，有一次出差到菲律賓開會，跟當地的動物病毒學者討論時發現，把豬瘟病毒打入兔子體內，可使病毒減弱，李崇道於是請當地學者分讓一隻病毒株回台研究。入關時，有人密告李崇道是匪諜，使李崇道被誤關了一段時間才出獄。李崇道邀請當時還在「淡水血清製造所」（即現在的淡水家畜衛生試驗所）工作的林本欽、林再春及劉永和三人一起研究豬瘟兔化的活毒疫苗，此研究從 200 代繼代到 800 代，共繼代了九年終於研發豬瘟兔化的活毒疫苗成功，有效的預防豬瘟病毒產生。農林廳蘇振杰副廳長、台糖畜牧試驗所及農復會三位一體成功創造推動了台灣養豬事業。

台灣畜牧產業約從 1965 年開始進入二十年的黃金歲月，除了養殖豬隻，也開始大規模的養雞和養牛等經濟動物，此時獸醫的地位也隨著經濟動物量增多開始提

升起來。早期的獸醫皆從事閹割經濟動物為主，閹割動物人員被稱做獸醫技術人員，經濟動物增加，獸醫技術人的需求量也跟著越多，不只是獸醫技術人員要多，品質也要跟著提升。對醫療技術的需要也提高。從對學校的教育制度可反應出社會對產業發展的需求。最早在日據時代只有農校有畜牧獸醫科，日據時代獸醫科是明星科系，農校最優秀人才都進獸醫科就讀。



早期養殖豬、牛之 DM
照片來源／獸醫學院董光中副院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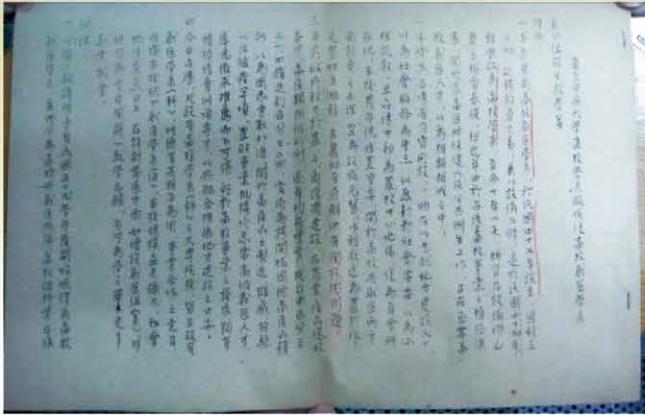


民國 50 年代的畜牧試驗場
照片來源／中興大學秘書室

後來因社會變遷，工、商業逐漸掘起，學校型態也跟著轉變，由農校逐漸轉變成農工學校及農工商學校，每當增加

一個科系時，農科系的師資及設備資源就跟著減少，當時的明星科系也變成以工、商科系為主。當時除了農校以外，為因應社會需求設有獸醫科的學校有台灣大學、中興大學、嘉義農專及屏東農專。早期農復會會插手管農產業及教育方面等工作，任職於農復會的李崇道與農復會顧問紐森博士選定台灣大學作為發展獸醫系的主軸學校，不管是儀器的採購、人才的培訓，全部都灌注到台大。但因當時台灣大學的校風是批評威權的風氣，雖然農復會補助台大經費、增購設備及蓋紐森大樓，當中還送學生出國留學進修學位，最後仍因台大拒絕配合而灰心作罷。當農復會積極贊助推動台灣大學獸醫系的同時，中興大學畜牧獸醫系已成立兩年，期間獸醫部分停辦了約 3~4 年的時間，只有畜牧系沒有獸醫系。直到林朝舜老師接任系主任後才恢復畜牧獸醫系，此時李崇道便把精力及目標轉移到中興大學，直到 1975 年畜牧系才跟獸醫系分開變兩系。王吉德是李崇道從美國聘回來當系主任的，王系主任得到農復會補助於 1978 年蓋家畜醫院。1976~1980 年吳福明老師在農復會服務期間，李崇道老師借調吳老師到養豬協會作 2 年的研究，最後才歸建中興大學。中興大學畜牧系及獸醫系分系後的第一任系主任是王吉德系主任，第二任是謝快樂系主任，第三任是吳福明系主任。

最早獸醫系教學和畜牧系是合在一起的，後來有申請經費要蓋獸醫館，但因先



恢復畜牧獸醫系公文
照片來源／獸醫學院董光中副院長

蓋了機械館，所以就沒有經費可以蓋獸醫館，那時是農復會投資的經費。當時的理念就是想辦法結合台灣的獸醫教育跟國外建教合作。獸醫教育是社會產業的發展：農校、農專、獸醫系、獸醫學院。在國外教育的訓練下，我們知道國外的獸醫教育都是先有大學的醫預科，當時我們知道國際上的獸醫教育，大部分都是六年制，歐美亦是，最好是兩年的醫預教育，再加上四年的正式教育。

社會在發展、科技在進步、知識在爆炸，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才能夠去培養一個合格的、適當的獸醫人才，營造合適的教學研究環境，是我上任以後就極力推動的工作。從我接任的第一天到我下任以後才完成，獸醫學院是我下任後才通過的。獸醫學院成立後的第一年，受命接獸醫學院的院長。

台灣的獸醫教育，有農校、農專及大學部三種，現在農校的部分已經沒有了，

農專有二專、三專、五專、夜間部，很混亂。所以找了許多人員來開會、溝通，談到後來大家都同意通過落日條款，關閉農校及農業的獸醫教育，現在的獸醫教育是高中、高職畢業後，五年的大學教育，所以現在有獸醫系的學校就是台大、興大、嘉大、屏科大，只有這四個學校有獸醫系。這四個學校都是五年的獸醫教育，這是一個教育的提昇。我們現在的目標覺得五年的時間不夠，希望可以延長至六年。其實六年的時間也是不夠，國外也是一樣，原本是四年、後來變五年、又變六年。因為獸醫要處理的動物從天上飛的、地上走的、水裡游的，只要會動的東西就是客戶，對象太雜。一定要有一個方向，沒有方向的話課程沒辦法編排。經與當時歐美先進國家討論後，均同意獸醫系的課程編排以臨床為導向，這個也是經過幾次國內老師共同討論溝通的共識。目前台大與興大比較接近，都是以臨床為導向的課程編排。所謂臨床為導向的課程編排就是說，我們訓練出來的學生，將來是要走臨床的，以臨床開業獸醫師的業務為主的一個訓練。所謂的臨床教學導向就是說，舉例說明像台灣的醫學院，學生實習後，就開業當臨床醫生，很少有回學術方面做研究的。以臨床為導向所訓練出來的學生，是最符合社會需求的。但要以臨床為導向，所需花費的資金很多、需要開的課程也很多，但我們受限於教育部的體制，經費的短缺，在各位老師配合積極奔走下，

教育部陳英華科長同意中興大學開雙班，這樣師資名額與經費就有著落。雖然教育部同意，但我必須到農委會去申請經費，後來經過各方的支援，農委會答應每年給興大五百萬的經費，同樣也給台大五百萬經費。經過多年的努力獸醫系成立了，台大想跟隨我們的步伐。興大系裡的老師很團結很和諧，當時我們師資的聘用，就是希望是來自不同的學校，希望有各個不同的思考邏輯，可以變成不同的中興新的文化的產生，所以融合、容忍、容讓比較高，這是我們興大的特色。

台灣這幾年的社會發展，從農業到畜牧事業、工商業、高科技到旅遊服務業，現在已經轉換到工商旅遊的轉換業，許多產業都外移出去，外移出去的產業以前有一個標準，佔用大量資源的、會產生污染的、勞力密集的、低收益的均要外移，這是主觀觀念，依此標準農業也要外移。但農業不能外移，農委會政策就訂養豬…只供給國內，外銷是來調解市場的需求。

獸醫教育早期是闔豬、闔鴨、闔雞，後來獸醫的醫療服務增加，獸醫的地位就提高，從農校的教育變成大學內的教育，甚至把專科教育廢掉、變成大學的教育。當時在早期或中期時，以醫療照顧為主，差不多有二十年的黃金期，但社會轉型以後，變成是發展工商業、高科技、旅遊業的情形下，經濟動物的需求愈來愈少。不只台灣的发展這樣，全球的发展都變成愈來愈都市化。現在農村的人愈來愈少，都

集中到都市，但都市裡密集一大堆人，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反而愈來愈疏遠了，人感到更寂寞。人是群居的動物，需要伴，都市化的社會很多人都沒辦法找到伴侶，所以就以動物來取代，伴侶動物就增加。增加的數量是超過我們所能想像的。以前的伴侶動物是狗，但狗就跟小孩一樣，需要人陪很黏人，不能單獨放在家裡。本來貓是少數，但因貓獨立，現在貓伴侶動物已超過狗了，伴侶動物的需求現在愈來愈多，許多人養伴侶動物都已經取代了家人、男女朋友，這是不鼓勵的。照顧伴侶動物是獸醫的責任，現在的人對於伴侶動物已經跟對待自己一樣，非常的照顧。伴侶動物的醫療可以精緻到像人一樣，學校裡的獸醫教育也要提昇。這也是從市場的需求反應到教育裡，這就是為什麼全世界的獸醫系課程為何都是以臨床的課程和都是以小動物的課程下去編排，因此要提昇醫療水準。以前經濟動物，預防是為主、治療是其次，現在伴侶動物的醫療品質可以精緻到像人一樣精緻。

中興獸醫教育的特色，不管是師資也好、課程編排也好，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都注重實務，以臨床為導向，用來解決臨床的問題，要解決臨床的問題，就是要解決未來台灣所會面臨的問題。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作者簡介

- 本校土壤環境科學系教授
- 1998~1999 年中華土壤肥料學會常務監事
- 1998~2001 年本校土壤環境科學系系友會理事長
- 現擔任本校退休人員聯誼會會長

退 聯 會 之 創 立 及 發 展

作者：莊作權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教職員工退休人員聯誼會，簡稱「退聯會」，創立於民國八十六年，由李春序、洪作實、毛本鈞、汪希等資深教授及張嘉成先生等共同發起成立。組織章程中明定聯誼會以連繫退休同仁，透過相互慰問、茶敘、慶生會、國內外旅遊等聯誼方式，推展聯誼活動。並與校方作溝通橋樑，為退休同仁爭取及維護權益，均為退聯會成立之宗旨與目標。組織章程中訂有宗旨、工作內容、組織範圍及

運作方式。「退聯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指導單位，每位退休同仁均為當然會員，每年舉辦一次會員大會，歷年來皆利用春節團拜後，校長慰問退休同仁午宴時，同時舉行會員大會，通過工作計劃及報告，檢討會務並通過委員會（為本會會員大會休會時之指導組織）委員名單。委員由會長徵選，由大會確認通過。「退聯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至三名，由委員會推選產生，為行政及業務之最高負責人，推



退休聯誼會茶敘
照片來源／本校校史館

動並執行本會各項業務及活動。委員會每半年由會長召集開會一次，討論工作業務建議與革事項。退聯會並設秘書長一名，協助會長辦理日常業務及「退聯通訊」（每三月出刊一次）總編輯一名，負責編輯事務，均由會長聘請。章程之變更，先由委員會討論通過，再經會員大會通過，始得生效。

「退聯會」迄今（九十八年五月）已進入第十二年，現有會員五百一十位，業務推展順暢，經費由會員樂捐，相當踴躍，並未向校方及校外徵助，以維持退聯會之獨立及自主性。「退聯會」第一屆委員會（任期二年）在民國八十六年間推選李春序為會長，郭孟祥、張嘉成為副會長，洪作實為秘書長。第一屆委員為李春序、貢穀紳、郭孟祥、毛本鈞、汪希、韓又新、孫守恭、范傳培、洪作實、莊作權、范念慈、朱維煥、李鐵生、張嘉成、羅時晟、丁建濟、鄭教民、慮鴻德、黃天久、李榮炎、孫務滋、李慶餘等二十二位。「退聯會」會所成立當初，幾經交涉，獲惠燕堂二樓房間一間，使每週一、三、五下午二至四時之茶敘，有場所可敘晤，會務亦獲正常運作。八十八年第二屆委員會推選莊作權擔任會長，並由莊會長聘洪作實、黃世陽為副會長、孫全鈞為秘書長，並開始編印「退聯通訊」，先由鄭教民為總編輯，每三月出版一次，發行

四百份。第三期後由莊會長兼總編輯，至第三十六期改請湯雄飛副會長兼總編輯，發行至今（九十八年六月）已是第四十三期，發行數量已達六百份，除每位會員可收閱外，並發給全校系一級以上單位，以廣宣示，亦達百份以上。

「退聯會」自莊作權教授接任會長至今，獲會員及義工們支持協助，積極推展會務，定期出版「退聯通訊」，每年舉辦國內外旅遊二至四次，參與踴躍，並均成功愉快。每年二次慶生會，會員壽星參與踴躍，每次均有三至四桌，歡樂愉快。每週一、三、五下午二至四時之定時茶敘，參與者日眾，平日均有十二至十五位，最多時擠滿會所，達二十二人，談論題材不拘，極為熱鬧。

「退聯會」負責同仁亦經常慰問年長或痛患會員，曾多次代表顏聰校長及現任蕭介夫校長攜禮品慰問八十五歲以上退休同仁，受慰問同仁均感受親切與安慰。「退聯會」負責同仁亦經常為退休同仁爭取權益，如單身同仁及其子女之繼續獲免費居住，二村退休同仁多位之搬遷至四村獲搬遷費之補助，未來一村退休住戶亦將獲校方之搬遷協助等，退聯會均會繼續為退休同仁維護及爭取權益。與校方維持良好關係，亦為「退聯會」之重要任務。「退聯會」對一直熱心捐款之會員，及仍任職之主管同仁慷慨樂捐，使退聯會之業

務費用從未缺乏，均至為感謝。「退聯會」曾邀請資深退休同仁，撰述過去人生與事業經驗，先後出版「退休拾痕」一、二、三冊，以資紀念。今後仍需全體退休會員全力支持，熱心義工們之鼎力相助及

校方之善意關懷與尊重會員權益。「退聯會」對莊會長、洪顧問作賓、賴麗靜小姐及歷任副會長之長期貢獻，亦表達最高之敬意與感謝。



「退休拾痕」三冊
提供者／退休聯誼會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作者簡介

•現任職本校研究發展處技術師

從西門街、頂內埔庄到頂橋子
一段延續九十年的台灣高等教育記略

作者：陳紹光 教授

西元 1919 年，當時的台灣總督府遷設在舊址，也是清代的布政司衙門，後改建為台北公會堂，戰後改稱台北中山堂，由於這是台灣巡撫的駐堂，又稱巡撫公署。公署的西南側，原是清代台北城內西門街，春末夏初之際，開辦了農林專門學校，簡稱台北農專，這是國立中興大學的肇始。由原日本：千葉園藝專門學校教授，阿部文夫擔任首屆學校長，阿部教授後來受命派駐瑞士國際聯盟代表團，才離開本校。



興大首任學校校長阿部文夫 (西元1922年)

這一年，也是啟動台灣高等教育的三年過渡期的起頭。總督府先將原有的醫學校，昇成醫學專門學校（總督府醫專），又開設高等商業學校（台北高商），由於這兩所學校，後來陸續併入今天的台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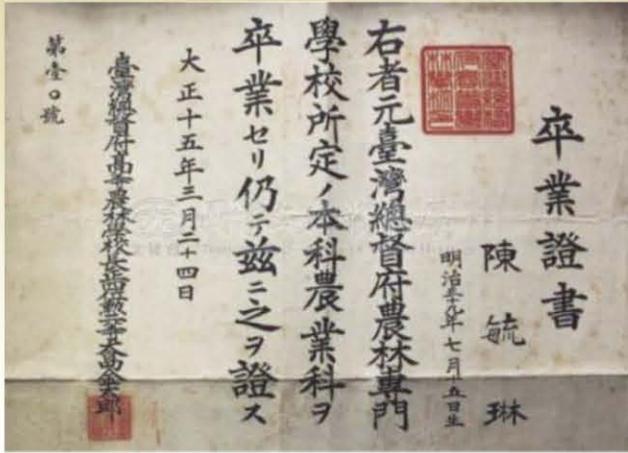
接著興辦的台北農專，也就是說，中興大學是台灣教育史上，第二所高等教育機構。

1922年，新制的台灣教育令，增制的台北高等農林學校也正式上路。興大此時稱為台北高農，新任的學校長，大島金太郎博士將校址遷往台北城外的頂內埔，就是台北市新生南路與舟山路之間。大島博士不只是單純興辦一所高等學校，台北高農還要成為未來台灣第一所大學的基礎。直到今天，台大教務處是當年高農的本館，台大物理舊館是當年高農農學館，台大工學院是當年的農專本部，在在可見其遺蹟與規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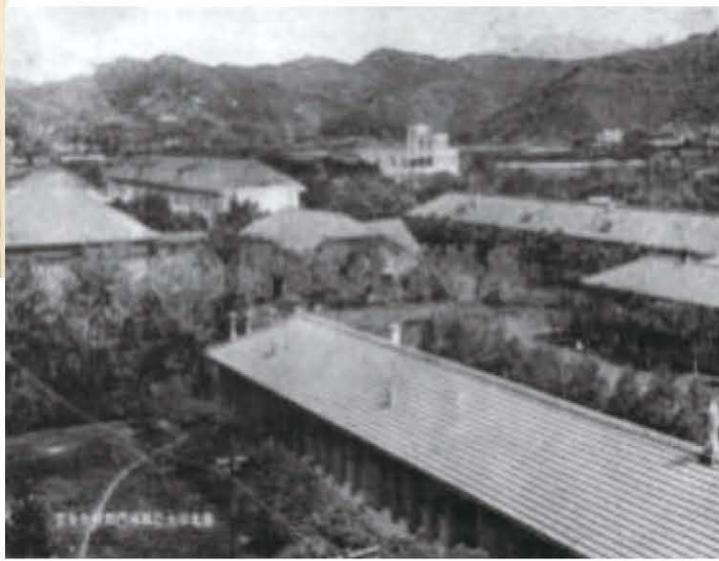
台北高農，林學科的北講堂 (西元1925年)

到了 1925 年，北高農終於有了完成預科的本科生。也就是說，台灣終於有了完成全套中學教育的大學級學生（註一），這一年從中國內地，也有閩南學生來台入本校深造，也在這一年，本校啟聘歐美老師。



興大早期校友陳毓琳畢業證書(西元1926年)

從 1926 到 1928 年，大島博士有意，讓本科生在這三年修業期滿時，能夠順利銜接台灣第一所大學的開校，其中農林學科的師資陣容，自是堅強。林學博士金平亮三是台灣植物誌的原作者，後轉任九州帝大，青木巍與田中長三郎，兩位教授是日本每年一位的農學獎得主，後者還得過兩屆。



臺大農專(西元1936年)

台北高農遷引進，當時首見的地球科學家，白項勝義教授擔任氣象學講座。至於荒勝文策教授，經過六年的努力，在本校的農學館，完成亞洲首次的原子核分裂，那一年是 1934 年，同年春，大島校長過逝，僅年六十三，擔任十三年校長的記錄，還是至今之最久，當時興大已改稱台大農專，本部主事由八谷正義教授接任。

在當時國策的需求下，尋找更南方的農學基地，成為必須。興大早在台北農專時期，即已設立台南演習林與台中演習林，現在的新化林場與東勢林場，也就是 1934 年，氣候與土壤更接近華南的頂橋子，現在台中市國光路與南門路的西側，開辦台大農專的農事實習場，這是中興大學與頂橋子，結緣七十五年的開始，而且還在持續發展當中。

台大農專遷校台中，本校也因此，再歸制總督府，稱為台中高等農林學校。台中高農的遷校過程（1941 年起），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加快了腳步。這一段時期的校舍，由於鋼筋水泥幾乎都被徵用，做為軍事用途，建材只剩下木料與泥磚，即使這兩項，也因燃料的缺乏，乾燥不足的木料與燒結不足的泥磚，本校到了民國八十年前後，因為多年的蟲害雨蝕，造成結構鬆動，陸續拆除農學林學教室、種原室、男女生學寮，以及最主要的高農本館。台中高農再一年後，即改稱台中農專，未完成的高農本館，也變成農專本

館，一直到 1944 年才建成（註二）。

台中農專的名稱持續到 1945 年，也持續到戰後的第一個冬季。當時的校長野田主事，於民國卅四年十月廿五日也就是台灣受降，之後的第一週十月卅一日宣布閉校，這是本校在日制學校體系的結束。此後本校的校慶，就訂在隔日，也就是十一月一日（註三）。



臺中農專閉校（民國卅四年十月卅一日）

回顧民國卅四年，負責接收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雖然通令：全台的日制（舊）學校，要將十月廿五日，訂為校慶，問題是公署並未即時交接本校。野田校長眼看學校的預備金，日漸用罄，連絡當時在台大的本校老師跟岸勉治想辦法。跟岸老師找上當時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派駐台灣的接收專員羅宗洛，羅先生是當時重慶中研院植物所所長，已經完成對台大的接收。民國卅四年十二月初，羅先生與杜聰明先生、跟岸老師等一行六人來到本校。野田主事面交師生徒清冊，視察當時全校三百多名師生、徒，以及廿多名台籍學生，但是掌握當時全台，尤其是財務

資源的行政長官公署，則等到次年，派出周進三先生才算完成，也是戰後的首屆校長。

周先生受當時行政長官陳儀事件的牽累離台，回到福建農學院。經過了半個世紀，有本校後人去大陸，訪視年過九十的周校長，周先生還表示，想渡海來台，再見本校，只是年事過高，終究不能成行。在這一段動盪的年代，本校的蝶類專家中條道夫，雖在戰前就已離開，中條老師出生於上一世紀初，於 2003 年過逝，享壽 103 歲，是本校已知年事最高的先生。



臺灣省農學院四周年院慶（民國卅九年）

除了，玉井虎太郎、志佐誠，等少數留校的日籍老師，民國卅八年，日制（專門科）學生最後一批畢業。本校的另一前身，台灣省行政專科學校開辦，隔年本校第一批四年制大學生畢業，之後開辦理工學院，行政專校後稱法商學院，於民國五十年併入本校。這當中有促成合併的林

致平校長，以及改制大學的首任校長湯惠蓀先生，這是本校稱為中興大學的開始，湯先生不幸於能高林場猝逝，本校於是興建的第一所大禮堂，稱為惠蓀堂，如今所見的惠蓀堂已是重建。

民國五十年是台灣進入經濟起飛的時刻，頂橋子的地貌也出現快速的變化，南門路從瓜園當中的小徑，變成一條道路。只到東側舊校門的國光路，雙線道路兩側由農院師生所種的白千層，進行第一階段的拓寬，十年後國光路打通至大里，成為台中南投的主要道路。

民國六十年中興大學改隸教育部，頂橋子校園的範圍也快速擴充，穿過忠明南路，達到南門溪邊。當時教育部長羅雲平先生，在卸任後即接任本校，成為戰後任職最久的校長。這段時間，開辦文學院、理工學院分制，而中興湖、行政大樓、弘道樓、圓廳，忠明南路的徵收，市政府原有意將徵收經費九億，交給學校，但興大為了保持校園的完整，將經費轉作忠明南路地下化之用，興大還建構當時少見的污水處理場，以及高壓電纜地下化，相較於今天永續環保可說是深具遠見。

八十到九十年代末，興大在師資與學門方面，也大幅擴增，由大陸撤退來台的老師至此退休完畢，新進的學人，將傳統的農學林業，逐漸轉往，分子生物、環保永續、先進製程，以及奈米科技。從農理學院分出生命科學院，與獸醫學院，在法

商學院與台北校區分出，另行開辦台北大學之後，興大有了社會管理學院，而頂橋子南院基地的社管大樓工程，一直到最近才啟用，這又與上世紀末九二一大地震有關。

九二一地震不只號稱百年難得一見，也徹底改變台灣中部地區的地貌，這包括其中的橋樑道路與屋宇。頂橋子離震央車籠埔斷層僅廿餘公里，影響自是深遠。由於時間發生在廿一世紀交界，興大今天的校舍，基本上可分為，世紀之前與世紀之後，前者不堪的，多以就地拆除，能站立的如今都經過補強，後者是引進更新的工法，讓中興大學新一代的館舍，像是第三代圖書館、食生新館，以及預訂施工的國際農業中心，在結構上，更形穩固。

廿一世紀的中興大學，不只擁有堅強的校舍，校園硬體、儀器設備，也日趨完善，很多時候，甚至領先時代，像是電子顯微鏡，引進已近半個世紀。在那個全台，甚至全東亞，都只有少數幾台的時代，興大的老師已帶著學生，進行超薄切片，觀察至今還非常關鍵的病毒鑑定。這台電顯在服務卅年後，才因堪用零件，在全世界都斷絕後才停用。在興大設備中，這不是單一事例，像是核磁共振、二次質譜，都已朝廿年邁進。

八十年前，興大就招收外籍學生，戰前到戰後，也從歐美引進老師與講座教授，但是，真正大規模交換國際學生，還

是最近。如今興大已進入教育部所推動，頂尖大學計劃的第二階段，高掛圖書新館，超過五層樓的興大新標與勵語，在在宣示：興大追求國際化與頂尖一流學府，已成為本世紀全校師生努力的新目標。

附註一：當年總督府醫專、台北高商，也都開始有預科修業完成的本科生，同年，台北高校 後來稱為總督府預專，開設高等科。

附註二：戰前的台中高農，又稱總督府高農，是指中興大學。至於戰前的台中農校，在戰後從何厝，搬來台中州二中舊址，後來初級職校，在戰後只剩高職部，現今台中農校也稱國立台中高農。

附註三：與現今延用美制的九月開學不同，戰前日制是春末夏初，也就是四月底入學，以一年兩學期各六個月做計算，十月卅一日閉校正好是上學期的結束。

MEMO

Handwriting practice lines consisting of 18 horizontal dashed lines.





出版者：國立中興大學秘書室文書組

發行人：蕭介夫

召集人：葉錫東、陳文福、田月玲

主編：吳育慧

作者群：顏正平、賀主伯、許慈書、陳世雄

黃天久、吳福明、莊作權、陳紹光

校址：台中市南區國光路250號

電話：(04)22840616

定價：新台幣 196 元

發行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初版

I S B N : 9 7 8 - 9 8 6 - 0 2 - 2 4 4 8 - 1